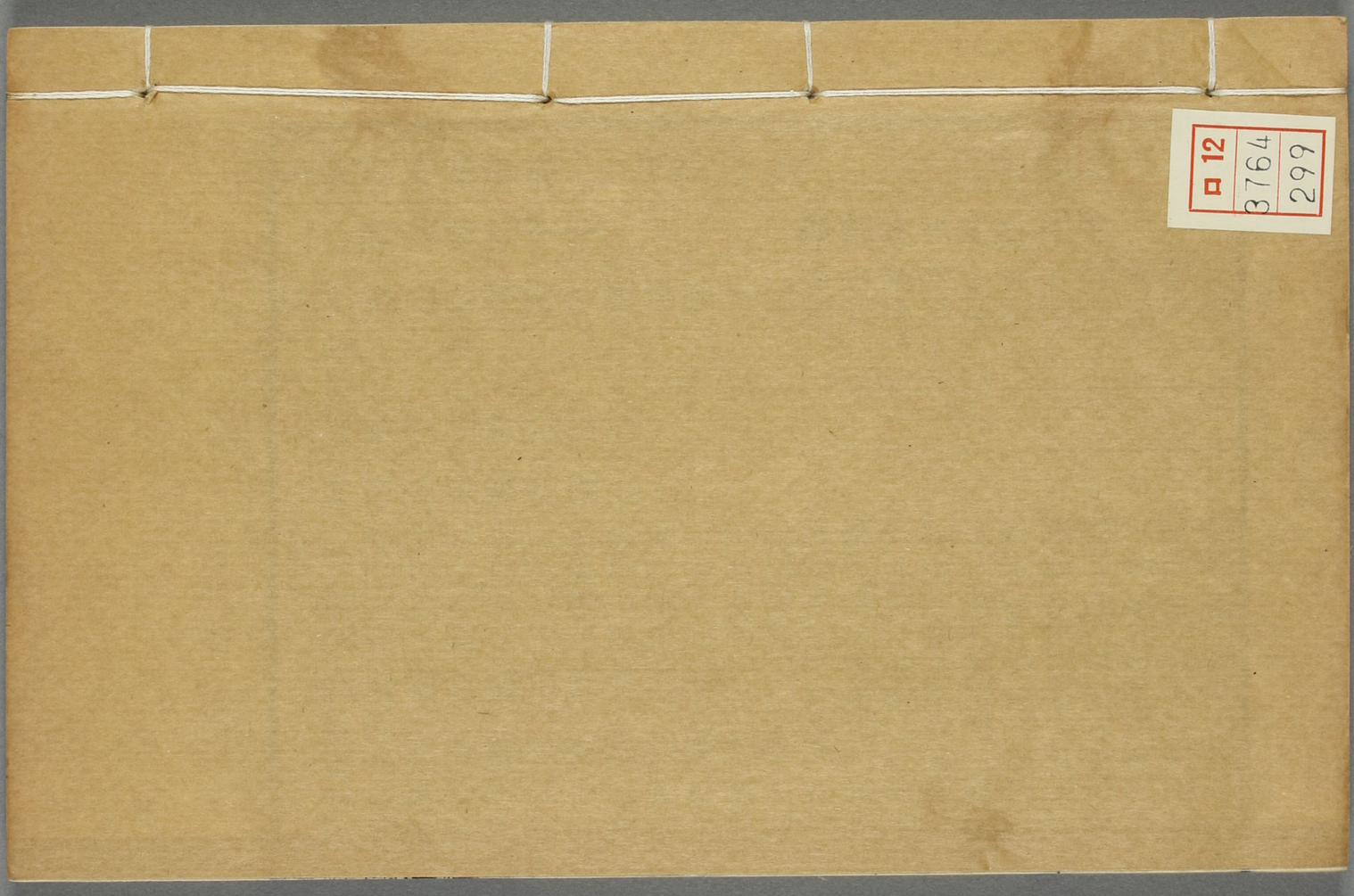

□ 12
3764
299

D12
3764
299

穀梁補注十七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成公經傳第七補注第十七　成公宣公子史記名黑肱母
　　蓋穆姜也以定王十七年卽
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補曰疏曰何休徐邈並云此年無冰者由季孫行父專權
無冰而委任之所致范意不同文烝案何氏引尚書曰舒恆燠
若又引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温倒賞也范意亦主洪範但不指實耳終時無冰則志
見桓十四年注大致亦主洪範但不指實耳終時無冰則志

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　言終寒時無冰當志之耳今方建
丑之月是寒時未終補曰桓十四年傳曰無冰時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周二月建丑之月夏之十
月於寒之中又加甚常年過此無冰終無復冰矣補曰疏曰
終無冰矣謂過此時無冰則終無冰也加之寒之辭謂於此

木下中也氏
1991.4
寄贈
91-332

月書者以此月是常寒之月加甚之辭故慶信徐邈亦云十二月最爲寒盛之時故特於此月書之是也文燕案詩豳風一之日觱發毛傳曰風寒謂待風乃寒又二之日栗烈毛曰寒氣謂無風亦寒明周之二月其寒加甚他月是月無冰則終無冰矣慶徐及疏皆是范別言加甚常年失之疏申注亦不用其說也無冰爲恆燠桓十四年傳明文也疏又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書時則是終寒時故不發傳此在二月下三月上故特發之桓十四年無冰在正月下者舊解正月自爲公會鄭伯不爲無冰或當月卻而節前則周正月亦是常寒之月文燕案舊解是

三月作巳甲

鏡也補曰不言井邑言巳者賦法起於巳也疏曰徐邈云甲有伎巧非凡民能作而強使作之故書月以譏之文燕案稅畝田賦皆不月而舍中軍亦月則此月非譏當依何休以爲重繇之傳所謂譴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文同事異不可以一例該之故也范別例云作例有六直云作者三僖公主巳甲三軍云新作者亦三延廐有門雉門文燕案延廐安得云作范因左氏杜預說誤以入例耳

巳爲甲也

井四井爲邑四邑爲巳巳十六井甲皆作甲補曰此巳或是作字**巳作甲非正也**

使一工之民皆作甲補曰此巳羊曰巳使曰謂農民公羊曰桓六年傳曰脩敎明諭國道也脩戎事非正也彼以國道言此以國

之事言其意相類**巳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

皆有職以事上補曰謂農官工官也官者民之長**古者有四民**補曰以下申足上意**有士民**學習道藝者補曰疏曰何休云德能居位曰士范以居位則不得謂之民故云學習道藝文燕案處士賢者可爲公士**其有商民**通四方之貨者**有農民**播殖耕稼者**有工民**以成器物事相因者補曰因官及民因農工及士商備言之也劉向說苑引春秋傳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傳無此文當是外傳及章句說傳語今本說苑脫傳字漢書注引樂元語曰四民常均凡四民皆有官焉士民若公士以上則官也商農工之官據周禮亦皆公士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也考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通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利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所謂國有六職夫

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各有業也補曰能爲甲者工耳考工記商人爲甲又有鮑人周禮冣人職

曰齊其工曰變工此工官工民爲馬之事孔穎達曰使一巳農民皆作甲以農爲工失其本業不言初者旋罷之左傳曰備齊難故孔穎達曰備齊難暫爲之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陽之田至八年渝前約故略之也文

烝案既不日又不月者蓋略之甚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故亦略其日月文烝案王師敗績異於諸侯故直書時而已

不嫌與夷狄見敗同例○撰異曰貿左氏作茅戎王裁曰史

記漢書皆作貿古音同也不言戰莫之敢敵也

也春秋別起例以明義蓋亦魯策書所據之周禮君子因之

荀子曰王者有誅而無戰是也不言敗之者亦明莫敢敵此

公羊義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劉綱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

師敗績于貿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

李光地曰戰而勝猶恥也

戰之恥甚於敗故諱戰也

諸侯有列國補曰有所不得謂之諱劉敞謂諱其義非諱其實高澍然以爲文諱而實

不諱未當有

一尊尊親親之義也王親謂魯補曰案盧仝詩

赤棘晉地補曰許宸之子臧宣叔疏曰不日者蓋謀爲窫戰歸我汶

孔子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此韓子所譏五傳東高閻者矣

春秋不以親親害尊尊而亦不奪人所私故曰伯母叔母疏

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

由文矣哉踊申其情敗掩其辱尊不可干示有私恩而已矣

然則孰敗之晉也補曰此與戎伐凡伯相似貿戎者戎之種

而屬晉實爲晉地時晉之貿戎人敗王師

於其地不可言王師敗績于晉故言于貿戎也傳不言貶晉

而戎之者從伐凡伯傳可知公羊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

貿戎敗之不知貿戎卽晉

王劉康公背盟斯晉徵戎而伐之敗績于徐吾氏事或有之

僖二十二年晉及秦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昭九年晉率陰戎

伐潁二一一年晉帥九州之戎納王戎事涉周者皆晉爲之

也

冬十月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補曰秃無髮也眇小目也跛蹇也謂曲脛僂低也謂曲脊此文眇跛字當互易郤克之跛見左傳國語范注下年傳以郤克爲跛沈文何引穀梁云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自唐定本始同時而誤而楊氏作疏因之陸德明亦誤下句之次同誤

聘於齊補曰公羊曰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何休曰不書恥之

齊使秃者御秃者

使耽者御耽者使傻者御傻者御音迓迓迎也補曰注本爾雅文孔廣森曰迓迎護賓者也聘禮記卿大夫迓大夫士迓士皆有迓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補曰蕭同姪子即頃公母范非也論於下年蒼頡篇曰笑嘉弄也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胥閭門名補曰疏曰即周禮二十五家也文烝案說文閭里門也又引周禮五比爲閭何休曰閭當道門解散也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言義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甯疑經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補曰范說又非也此傳當與下其日或曰相連誤跳在此葢以傳合經者誤之耳范以傳稱季孫聘於齊經無爲不書其事但經書如齊不當錄月二家經皆無之自以何休說爲長或當以季孫不說而去聘事不成故使無如齊之文其事亦未審在何年也○公羊以爲郤克跛臧孫許耽同時而聘于齊左傳國語但謂齊婦人笑郤子最近事情穀梁下傳亦但云敖郤獻子與左傳國語同然則此傳云云姑廣異聞耳原不深信也陸淳以街談巷議譬之豈爲善讀傳乎先儒既有解說今亦聊說之而附以所見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補曰左傳曰圍龍三日取之夏四月丙戌衞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衞師敗績新築衞地補曰時齊非桓公主盟時矣直從以主及客之常例不須以徵齊起之與莊二十八年異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鞌齊地補曰僑加得臣子叔孫宣伯公孫嬰齊叔肸子叔聲伯也疏曰徐邈云四大夫不舉重者惡魯猥遣何以不具書之葢是用兵重事故詳內諸國用兵亦應猥遣四大夫用兵亦以譏之也然則也文烝案外大夫無帥師文者從內可知內帥師總在嬰齊下者亦從可知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襄十年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之等皆此例衣言及者由內及之內言戰亦與桓十三年同○撰異曰僑本又作喬手左氏作首公羊一作午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悉謂魯四大夫時悉在戰也明二者皆當日補曰疏曰若是疑戰雖四大夫在亦不得日傳并見此意耳曹無大夫補曰崇鬷今爲戰故重發傳者前爲發之其曰公子何也補曰略名

之當言曹于不當言氏傳曰公子之重視大夫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不欲令內眾大夫與外舉者共行戰補曰公子之重視大夫是貴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爰婁補曰春秋事僖文之書不雨屈完國佐之盟其最著者也此二盟劉絢胡同而辭異如安國張洽以爲王道曲直之繩墨○撰異曰公羊傳覆舉經句及下有齊字孔廣森疑公羊經作齊國佐爰左氏公羊作袁

鞏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國齊國也補曰謂國都顧炎武日知錄曰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而尺又大於古三之一強今之六十二里弱遂當古之百里穀梁傳鞏去國五百里今自歷城至臨淄僅三百三十里左傳黃人謂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邾子謂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蘇州至鄒縣僅一千五百里孟子不遠千里而來千里而見王今自鄒至齊至梁亦不過五六百里又謂舜卒鳴條文王生岐周相去千有餘里今自安邑至岐山亦不過八百里史記張儀說魏王言從鄭至梁二百餘里今自鄭州至開封僅一百四十里戚夫人歌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貢禹上書言自痛去家三千里今自琅邪至長安亦但二千餘里趙則二千里而近壹戰縣地五百里補曰壹各本作一今依唐石經十行本改

焚雍門之茨雍門齊城門茨蓋也補曰釋名曰屋以草蓋曰茨即考工記所謂葺屋侵車東至海侵車侵伐之車言時侵齊過乃至海補曰三句言自鞏進師之事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鄭嗣曰君子聞戰于鞏乃盟于爰婁焚雍門之茨侵車至海言因齊之敗逼之甚補曰劉敞孝經注曰夫猶凡也師及國門又至海甚之又甚也君子以爲上言鞏下言爰婁師文在中凡有甚之又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補曰以伐爲侵逼言之敖郰虜子謂笑其跛補曰爾雅曰敖傲也古通用王逸楚辭注侮慢曰傲不舉禿眇僂者明前傳姤載之此記其實齊有以取之也事皆譏文又非禮爰婁在師之外言師已逼其國補曰疏曰爰婁去齊五笑跛師已逼其國補曰疏曰爰婁去齊五十里今在師之外明晉師已逼到其國師字也師退至爰婁而盟郰克曰反傳將述其事先以此句起之兼爲盟召陵見例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甗玉甑齊滅紀故得其寶補曰左傳曰紀甗傳及公羊曰紀侯之甗何休以爲紀之甗邑其土肥饒或說甗玉甑杜范皆云玉甑說文曰甗甑也一穿鄭眾考工

記注曰鼜無底甑段玉裁曰蓋甑七穿而小鼜一穿而大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齊侯與姪子同母異父昆弟不欲斥言齊侯之母故言蕭同姪子之母也兼文兩言蕭同姪子之母之母二字念姪子笑補曰案此及下文而以爲是齊侯之母杜預曰同叔子皆衍文也左傳作蕭同叔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公羊作蕭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則作蕭同姪子云是齊君之母何休曰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與齊生頃公史記齊世家作蕭桐叔子晉世家作蕭桐姪子並以爲是齊君母此傳文當與公羊同蓋是齊君名同其姪娣所生女嫁齊而生頃公故謂之蕭同姪子蕭君名同其姪娣所生女嫁齊而生頃公故謂之蕭同姪子即前處臺上笑客者也范不能以二傳史記考正此傳衍字而曲爲之說必不可通使耕者皆東其畝欲以利其戎車於驅侵易補曰詩小雅言疆理天下之制曰南東其畝毛傳曰或南或東案畝所以有南東者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幾夫閒兩夫之閒也十夫以上二十夫至二萬夫之閒也此與考工記匠人之田首三夫及井閒成閒同閒兩山之閒其法各異而阡陌之名因之以生凡畫畝必以川爲準川東流者川橫路亦橫於是澮縱道縱洫橫則其畛縱而畝必東陳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是也若川南北流者自外至內其縱橫一一相反則其畛橫而

畝必南陳風俗通云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是也天下之川大勢皆東流河東之川獨南流至大伾河又北流齊之境內必多南畝今晉欲使盡東其畝左氏所謂無顧土宜郎下傳所謂土齊也此皆程瑤田之說也顧棟高曰齊與晉水遼遠自景公滅潞收狄遺土於是晉地跨有東昌曹濮之境與齊接壤鞌之戰遂平行以入齊都郤克欲使齊盡東其畝以利戎車者以地逼近故也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衞之侵地以紀侯之鼜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言等同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凱曰利其戎車侵伐易則是以齊爲土補曰何休曰則晉悉以齊爲土地俞樾讀從周禮大司徒土其地典瑞土地之不可以爲土者度之借字度齊猶國語云規東夏不可謂若不許已言補曰王引之曰范以左傳云晉人不可賓媚人曰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故以不可爲不許已言不知此傳不可二字與則諸相對爲文謂郤克之後二說不可行也公羊曰與我紀侯之鼜諾反魯衞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曰不可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何注上曰不可云則晉悉以齊

爲土地是不可行注下曰不可云言至尊不可爲質彼文曰不可與詩諾相對也當如何氏公羊注作解若以爲不許已言則文義下屬詩壹戰句上文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云云遂成不了語矣公羊上曰不可今本脫徐疏引一本有之下曰不字亦依唐石經十行本改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補曰疏曰齊爲晉所敗兵臨城下然則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驚弦之鳥不可以應弓所以更能五戰者齊是大國邑竟既竟收拾餘燼足當諸國之師故請以五也五不克舉國而授補曰舉盡也以於是而與之盟補曰云於是者謂退至爰婁胡安國曰天下莫大於理而强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衞侯速卒○撰異曰速公羊作遬

取汶陽田補曰晉使齊還魯侵地魯取之也

冬楚師鄭師侵衞補曰陳傅良曰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師何楚猶未書大夫將也文孫案是時楚共初立

嬰齊語於衆曰君弱高溜然以爲楚政下逮之始於是下文始具大夫氏名而六年伐鄭亦具氏名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某地補曰當云魯地左傳甚明杜注則在宣十八年傳

案左傳楚師侵衞遂侵我師于蜀侵及陽橋杜預曰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張應昌本毛奇齡說以爲史諱之謂至春秋之終方書吳伐我疑張說是也楚僭王其公子稱王子家鉉翁謂春秋削之書公子者爲下盟日或危之楚無大夫例得臣宜申赦不氏今稱公子故重發之文孫案疏言當齊桓公羊語也當改云成爲大夫補曰疏曰重發之者屈完當齊桓非正年丙申及齊高傒盟文二年乙巳及晉處父盟傳曰不言公高傒處父亢也此傳會嬰齊書公以明亢何乎蓋言高傒處父亢禮敵公書公則內恥也嬰齊初雖驕慢終自降替故于會則書公以顯嬰齊之然則向之驕正足以表其無禮不足以病公則書公可也補曰疏曰重發亢義者與高傒處父又皆異故各發之文孫案楚嬰齊者夷狄無大夫之文也嬰齊亢禮敵公若書以夷狄之辭則公之恥辱益甚故從中國例而傳明之也注論書公義得之但謂嬰齊終自降替表其服罪則由誤解下傳文說見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
繒人盟于蜀齊在鄭下蒜時王所黜補曰杜預依左傳以爲
齊非卿杜是也范非也○撰異曰徐彦公羊疏
曰亦有一本無齊人者脫也陸淳纂例本齊
人下有許人云公羊無齊人左氏無許人
怪楚向稱公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補曰於是眾國大夫咸
子今稱人在得從翟泉澶淵以公
會人之例不以氏名見是
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六國皆
得有氏名者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補曰溴梁是也雞澤戊
寅盟亦其類又或地盟
不地會如新城及雞澤已未盟略不言者
方明此不宜地盟故專舉
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公得其所謂
楚稱人申其
事謂地會地盟今之屈向之驕也補曰言今之屈而稱人者即向之
會地盟屈即此一人之身故宜申其事以詳之屈者謂經有屈文非
驕亢敵公者也驕即亢也一驕一
是嬰齊眞能自屈嬰齊何爲至盟而忽屈乎向或作鄉作鄂
上注同書公及者以尊及卑以內及外從常例也上言公會
則無嫌於內爲志故此可從常例趙汸曰蒙會文言及得之
不致者會夷狄與薄宋同又
外皆無君與翟泉澶淵同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衛未葬而自
公侯以譏之補曰
月者爲下葬日
辛亥葬衛穆公補曰危之者從晉文公例下宋葬亦同也
衛宣公但月者五月而葬時事或較愈
二月公至自伐鄭補曰月者
爲下災日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謂宣公廟也三年喪畢宣
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
宮補曰注後三句本杜預呂本中崔子方以爲當時之辭是
也然非傳義傳以新宮爲禰宮之常稱不專以其新入廟
三日哭哀也補曰何休曰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其哀禮也宮廟親之
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爲禮補曰公羊同注本杜預也檀弓曰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左傳記
鄭災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左傳記
哀篇也莊公丹楹刻桷傳曰斥
言桓宮以惡莊也明此爲恭辭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

矣補曰其辭經之辭也既盡其恭又詳錄其哀哭是以爲無譏

乙亥葬宋文公補曰左傳曰始厚葬用殉呂氏春秋曰宋未亡而東家招高誘曰文公冢也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補曰公羊曰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與左傳同大氐此等處穀梁多略也莊二年伐於餘丘傳言病公子以譏公此圍棘及後圍費圍鄆圍郠皆是內事圍內邑不同而非國言伐非國言取類不異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牆咎如補曰杜預曰赤狄別種○撰異曰牆作將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補曰月者爲下盟日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其曰公也補曰來盟不日聘而盟則日來者接公之文聘而盟亦承上來文明皆公盟也明皆非齊高侯晉處父之比非諱也傳特以書日明爲公者疏曰以上文聘既接公下言及則公文未顯嫌不得再煩尊者恐盟時無公故傳云公以釋之案疏說固可通但未知經承來文本自足以顯公而傳之以書日爲說者乃就一邊言也經所以不言公及者下文云以國與之是也以其既足顯公故得以不書公爲義與來盟同來聘而求盟補曰彼來聘因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也此所以別於前定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徐邈曰不言及謂凡書來盟者也若宣七年衛孫良夫來盟是也以國與之謂舉國爲主故直書外來爾此先聘而後盟故不言來盟總言及而不復著其人亦是舉國之辭不言求兩欲之也補曰疏曰來聘是他求言及我欲也是兩國同欲之文非獨求之稱文丞案及之固是我欲而非以書及爲欲凡聘而盟言及及者尊卑內外之辭朝而盟亦然皆與凡內爲志言及者異例

鄭伐許鄭從楚而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補曰疏曰穀梁補注釋例辨義上文背晉爲諸侯所伐是也

不於前年伐喪貶者其罪不積不足以成惡鄭既伐喪背盟一年之中再加兵於許故於此夷狄之文烝案賈逵說左氏曰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何休說公羊曰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賈言仍伐何言數侵伐楊言一年再加兵程子胡安國皆用其說得經旨矣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撰異曰公羊舊有二本或作堅或作臤徐彥公羊疏曰鄭伯臤卒者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案今穀梁不作賢惠棟曰公羊臤字古文以爲賢字漢碑有親臤優劣碑部引成公四年鄭伯鉅卒古干古兩二作姬段玉裁謂玉篇鉅乃鉅之譌从糸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補曰杜預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左傳以爲晉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叛晉故杜云爾也孔穎達曰釋例土地名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杜云此西鄆昭公所出居者然則此爲西鄆也

杞伯來朝 補曰何休曰始歸不書與郯伯姬同於正君亦譏之補曰推傳例諸侯在夫未爲君時歸之此杞桓公夫人也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或者是歟又疑以禮不備略其歸矣文十二年之子叔姬郯伯姬葢皆同文烝案齊子叔姬郯伯姬來歸補曰何休曰始歸不書與郯伯姬而未踰年凡會盟侵伐皆以稱子爲正無論左傳始終稱鄭子國語楚范無宇亦謂之鄭子當時不以爲君也知伯有子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子恩不復稱子明矣董仲舒說此以爲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春秋以其無子恩不復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補曰何休曰始歸不書與郯伯姬同於正君亦譏之補曰推傳例諸侯在夫未爲君時歸之此杞桓公夫人也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或者是歟又疑以禮不備略其歸矣文十二年之子叔

姬是許嫁之女左傳誤以爲絕於杞杜預乃謂杞桓公立其
婿爲夫人孔穎達以爲婿亦字叔者周之法積叔也其說皆
不足據
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補曰隱二年解歸此解來
歸故各見之疏曰范氏云出女例凡三齊人來歸子叔姬一也鄧伯姬來歸二也此杞
叔姬來歸三也又別引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爲例文
烝案何休曰婦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嘗更三年喪不去
不忘恩也賤娶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
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
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
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淫泆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
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反義也嫉妒棄亂家也惡疾棄不
可奉宗廟也大戴禮本命有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句無賤取貴句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撰異據僖十四年
梁山崩梁山晉之望也不言晉者名山大澤不以封也許愼曰
山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權壞補曰注首句爾雅文不
繫晉者言梁山則爲晉山可知注以王制說之非是沙鹿亦
不繫國沙非名山也沙直言沙梁加言山者文不連鹿不可

單言梁猶書禹貢或言荊山或言荊岐或言荊山不日何也據僖十四年
皆屬文之宜荀子所謂累而成文秋八月辛卯
沙鹿崩高者有崩道也補曰隱二年解歸此解來
書日非同山足之例仍從外災時例有崩道則何以書
也補曰疑若非變異曰梁山崩壅遏渴河三日不流補曰言壅河害大
壅者遏也渴衍字下同漢書五行志故書公羊曰大也
引此作壅河公羊作壅河並無渴字晉君召伯尊而問焉補曰
左傳國語韓詩外傳皆作伯宗伯尊來遇輦者人國語曰大車當道而覆
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補曰輦者輓輦者左傳曰重
有車右有御者范言將是專凡車將在左御在中有力之人
是君與元帥則皆居中而御之在右所以備非常補曰凡驂乘
亦不可概云將左御中也此車也詩音義以車曰傳以馬曰
車也詩音義以車曰傳以馬曰濾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
道遠矣所用鞭我之間行道則可遠補曰韓詩外傳取作趨伯尊下車而問焉以其言
非凡人補曰稱下車敬之有理知
子崇之曰子有聞乎補曰稱子崇對曰梁山崩壅遏渴河三日
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柰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

之補曰左傳國語曰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山有朽壤而崩

由忠問焉用忠誠之心問之補曰由古通以爲非也忠問猶論語云忠告輦者曰君親猶字訓用非也

素縞帥羣臣而哭之素衣縞冠凶服也所以凶服者山川國之鎮也山崩川塞示哀窮補曰周禮臣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鄭君曰素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或以素縞之文俱爲冠案閒傳大祥素縞麻衣鄭君曰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檀弓注又以縞冠當素服左傳國語曰國主山川又伯陽父曰國必依山川既而祠焉斯流矣補曰流者王充以爲水盛土散也素縞而祠示有人事耳知天之變盡人之常輦者之言所以爲善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柰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績功也攘盜也取輦者之言而行之非己之功也績或作績謂無繼嗣補曰爾雅績事也業也功也成也又續績繼也績與緝通故與續亦得同訓此傳若作續而訓功則文義不順經詩外傳述此事略與傳同其字作無後明傳義自謂繼嗣續續之字得兩通也以其事考之左傳晉殺伯尊其子州

犂奔楚在夫子生前其後州犂仕楚見殺又其後伯氏之放出州犂之孫嚭仕吳最後又仕越似皆未可爲無後之證以其理斷之如疏引舊說云伯尊被賢罪深故被戮絕嗣子夏雖匿聖人之論能播教於西河其罪既輕故直喪明而已楊氏以爲天道冥昧非人所知徒爭罪之輕重妄說受罪淺深恐非聖賢之旨也然則夫子言此者葢猶孟子云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此惡之之辭非億之之辭而被戮喪明等事皆可無論矣夫無後之爲大罰人所知也輦者之言之善而攘之者之爲大惡人所忽也皆人所忽而皆謂之無後也古書之文參伍深思則了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補曰史記名瑜匡王弟國語注作榆又作揄○撰異曰有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補曰後魯衛侵宋渝盟不見有晉師故還從書日常例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見其皆不臣本孫復說胡安國同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舊說曰武公之宮廟毀已久矣故傳曰不宜立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文世室則不毀也則義與此違補曰疏曰公之廟武世室也言世室則不廢故謂之世室耳孔廣森曰不云武世室者立毀廟猶可言也擬天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文丞案史記眞公漳弟武公敖立者不宜立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立君異也公羊同蕭楚曰起而置之之謂立文丞案左傳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何休曰滅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

取鄆補曰內諱滅謂之取皆以易辭書公羊鄆國也補曰此獨國明取根牟取邾皆邑而非國也滅例卑國月此取亦蒙上釋鄆之爲昭四年傳得之諱者經例因史例也二月下辰夫人孫于邾事左傳有明文取縮亦月入極亦蒙上月皆與此一例至取根牟取邾皆時知自從取邑常例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補曰月者爲下卒日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補曰鄭悼公也不葬者疏曰魯不會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撰異曰公羊作侵鄭董仲舒所謂楚與中國俠而擊之汪克寬曰明年楚復伐鄭諸侯又救鄭則非侵明矣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不言免牛者以方改卜郊吉否未可知補曰范意以免牛者不注者此下有免牛文而彼亦免也不於宣三年傷口作而孔穎達以爲前牛亦免也爾雅舊注曰色黑而小有毒博物志曰或謂之耳鼠玉篇曰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也何休曰鼷鼠鼠中之

微者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鼷鼠齧郊牛角劉向以爲近青祥亦牛觡也羅願曰牛繫於牢設楅衡以制其角故鼷得食之各本此經下衍改卜牛鼷鼠又不言日食其角乃免牛十二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

急辭也辭中促急不容之補曰不言日當爲不言之謂牛角之閒無之字異於郊牛之口也注之字亦誤日今改正下注同疏不知傳與注日字皆誤其說難通過君也哀元年傳曰志過有司也補曰欲顯有司之過故爲急辭過謂不敬過有司即不敬也與此互相備

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之道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之以顯有司之過斛球然角貌補曰疏曰展省察也言日日斛角兒今詩或作捄爲假借字或作觓爲誤字此斛角角藨栗也詩之椓牡捄角則角握若尺矣備災之道不盡不敬之過也三句申過有司之意

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前已食故曰繼其緩辭也補曰緩辭與言之同意曰亾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補曰曰者曰經意也非人所能所以

謂之亾乎人孟子曰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音義曰能亦作耐所以免有司之又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過也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救之補曰注失其理五經異義公羊說鼷鼠神物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范說正同等傳意實不如此備災之道不盡謂之不敬也不敬者人之所爲故直言牛角爲急辭所以過有司也既改卜牛備災必盡重復被食非人所能不敬之罪無所可責故言其角爲緩辭所以免有司之過也宣三年言之口爲緩辭後牛又死但謂之事之變亦此意耳過有司即過君有司免過君亦可知公羊家及范解語涉譏祥文徒支贅不可明也何休曰不重言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

乃免牛乃者亾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繒衣繡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再食乃免牛嫌與他例別故重發之

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郊者用牲今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若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者蓋爲三望起爾言時既不郊而猶三望明失禮補曰杜預下注曰書不郊閒有事疏曰春免牛夏乃三望故備言之文烝案

二句文體與襄十二年傳
伐國不言圍邑四句同
吳伐郯補曰左傳載季文子之言謂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是卽春秋之義周世自小雅盡廢四夷交侵幽王隕焉入春秋卽以會戎危公垂四十年而楚見又百年而吳見君子治之無所不盡其辭故其於二國或同焉或異焉或外焉或進焉當以前後傳文比而觀之○楚與吳越代興或謂與後世遼金元相似今案楚荆州之夷也吳越揚州之夷也古所謂夷狄九州之內者也漢以來所謂夷狄九州之外者也由九州而四海由四海而四荒四極浸推浸遠大運爲之春秋之事何可同也雖然有中國大一統之王則有春秋外夷狄之義時異事異名分不異故春秋道名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補曰月者爲不郊猶三望補曰言猶者皆可以已此在五月尤非禮正月再有牲變已不郊矣忽於五月行望禮不知當時情事若何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撰異曰左氏晉侯下有齊侯案今三家皆有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

吳入州來補曰此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州來楚地補曰林之奇曰楚人禦吳以江故用舟師吳人撓楚以淮故用車戰前此吳自徐伐巢淮西也今入州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甫之師一敗而吳得州來滅巢及鍾離矣是則以卽始於失淮○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公穀皆作州萊案今皆不作萊

冬大雩雩不月而時非之也補曰亦通秋言之雩以月爲正謂八月九月冬無爲雩也補曰申上意也疏曰八月九月雩之正不雩則不及事故以明之既過此節不書早冬固不須雩秋冬無爲雩也此年蓋竟九月雩不得雨而不爲災言早則不書早其災已成冬雩亦無及故曰可言雩則又嫌得雨本當言不雨以明之因冬初又雩而得雨冬言雩而其曲折盡見故秋末不須言不雨也若然昭二

十五年定七年並是兩雩而前雩無所嫌者以其同在一月一時與此異也秋既無災冬亦無爲雩故從時例所以非之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爲盟主齊還晉故使魯還

二年齊所反之田補曰此本杜預而詳之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加書以將命鄭君引此經爲證并引告于齊緩辭也補曰似句首脫一之字或省耳疏曰之爲緩辭自是常例于齊之理未明故特釋之疏非也田上加之亦緩辭不使盡我也若曰爲之請命于我補曰盡者唯其所命也七年之中一與一奪晉之盡我乃我之恥故爲緩辭婉其文不使盡此申上句意也不使盡我猶莊八年不使齊師加威於郰矣取汶陽田不加之濟西龜陰潞東沂西諸言田皆不加之歸之于京師與歸于京師異義明此經二之字非苟然者趙鵬飛以爲春秋書法未有若是之詳且婉者其說近是因以見春秋辭句緩急之閒一字不可損益也公羊不達此旨但解來言爲內辭聘禮明載有言之文無關春秋新意乃在緩辭耳范言爲之請歸既涉公羊之見而孔廣森溺於公羊反謂穀梁圈囿於辭例非辭例何以觀春秋哉竊以爲春秋論語皆不與他書同

春秋夫子之手筆也片言隻字自然入妙焉論語夫子之口說也發聲送句渾然畢肖焉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婚禮不稱主人宋公無主婚者自命之故稱使納幣不書書者賢伯姬故盡其事補曰案紀履繻來逆女不稱使者譏不親迎傳有明文今此納幣本卿之事稱使自是常文此注本杜預而杜本公羊顯與傳違宜刪去婚禮四句其言賢伯姬亦似是而非納幣與來聘爲類當依來聘傳言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不當依致女卒災傳言賢伯姬也疏曰書納幣三莊公以非禮書公子遂以喪錄此爲賢伯姬文烝案舊史凡納幣皆書君子有書有不書以其所不書著其所書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補曰何休曰月者例也爲魯喜錄之○撰異曰錫左氏作賜韓

滉强說之以爲正書錫不正書賜而陸佃爾雅新義乃以錫爲仁賜爲義其解尤鑿段玉裁曰賜乃錫之譌字左傳曰召桓公來賜公命以賜訓錫凡經作錫傳作賜文元年傳毛伯衛來賜公命俗本改彼傳之賜爲錫者亦非也案陸淳纂例惟云公羊作錫葉夢得傳唯云穀梁作錫皆誤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補曰天王重發之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天王天子疏曰重發傳者文踰年而賜成八年乃賜嫌異故重發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杜預其意則是而未盡傳義公羊曰元稱補曰注首二句本杜預其意則是而未盡傳義公羊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此杜氏通稱之說也穀梁亦謂是通稱而以桓文成三錫命共有三稱故於此言見一稱即此一稱包前二文明王與天王亦是各見一稱也易乾鑿度及孟喜京房說王爲爵號左氏賈逵說幾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皆於春秋無所當汪克寬曰書洪範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故立政周公稱成王曰告嗣天子王矣王與天子更互言之左傳宰孔賜齊侯胙富辛石張請城成周皆稱天子荅者亦曰天子則信乎其爲通稱矣文丞案詩小雅言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亦是兼且互也惟周禮一書專言王其與大戴禮朝事儀同文者行人司儀皆以天子爲王而與命一句亦言天子其他則司弓矢校人各一言天王而與皆義同文又世子之文甚多無言大子者而諸子職與燕義同文則否觀於世子之一言大子也王之三言天王也而今之成文可見者四焉又職方之文全同周書唯公方五百里至男方百里等句其義可疑者周書無之道作公侯伯子男五字而已是知周禮一書實有采集傳記者小則依用大則彌縫其何閒獻王毛生之倫乎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杜出棄循以成人之禮書之終爲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補曰注非也杞叔姬不更適人吾爲之變故史錄其卒錄卒自宜繫杞左氏文十二年傳云不言杞絕也失之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補曰據左傳晉以邾事吳道吳通晉之道二一由宋彭城十八年左傳曰毒諸侯而懼吳吳晉是也一由邾故也高澍然以爲爲吳通道於莒莒是年左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

衛人來媵杜預曰古者諸侯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
一人九女所以廣繼嗣魯將嫁伯姬
于宋故衛來媵補曰杜注大略本公羊也何休曰
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媵例時 媵淺事也
凡內女將歸而他國來媵者史
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凡內女將歸而他國來媵者史以伯
皆書之君子以爲淺事削而不志
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不得其所謂災死也江熙曰共
者也傷伯姬賢而嫁不得
言以伯姬之不得其所者即
公之葬由伯姬則共公是失德
姬卒災可隱故盡其事謂
其本末納幣三媵歸宋一
事之本末也常不志特志曰盡常
略特不略曰詳皆即公羊所
而卒災故尤可隱推極經義賢意自見言不得所不須復言
謂錄也伯姬者春秋之賢女賢
賢故傳不言也江熙以爲伯
事於理亦通而傳於此無是
文其失德即謂不答伯姬於
無是意也其公失德不葬十五年傳
傳論之疏以江爲無所據非
姬於彼
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補曰以者
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不以者也傳曰夫無
父母之國恩已絕矣杞伯今復逆出

妻之喪而違禮傷教言其不合爲而爲之是以書而記之以
見非徐邈云爲猶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理亦通矣
但范不訓爲爲葬也俞樾曰徐乃目言其事
耳非訓爲爲葬爲當訓治謂不當治其喪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清 蒲衛地補
曰不日者爲此秋執鄭伯以伐鄭
渝盟不信祝柯盟爲惡之亦略同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逆者非卿故不書補曰劉向列女傳曰伯姬
者魯宣公女成公妹也其母曰繆姜文烝案
伯姬不稱子
則非同母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敕戒之言於女補曰注以致爲致命
與劉向列女傳同而其言太略義不了
也說具於下 補曰重發傳者嫌婦人在家制於父
與致妾母異也
致者不致者也 刺已嫁而猶以父制
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 盡之補曰此解致者
不致之意盡如八年盡我之盡
已嫁宋而魯致之是以我盡之 補曰以我盡
之故曰不正 故不與內

稱也 內稱謂稱使補曰如者內稱使之文注甚謬疏强爲之說不可通也內稱謂稱伯姬不稱女是不與內稱傳意言致故言女非禮之常異其文耳非譏魯亦非貶伯姬也疏引徐邈言伯姬責小禮違大節非是惟言稱女則得之又以不稱夫人爲說外夫人安得稱夫人乎父母之於子雖爲諸侯夫人猶曰吾伯姬此內稱之義也來逆稱叔姬不稱女曰不與夫婦之稱致稱女不稱伯姬曰不與內稱文可互明義各有當 逆者微故致女 補曰此論致女互有不同何休曰古者婦人三月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又孔穎達曾子問正義曰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家配而後祖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無問舅姑先爲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注云如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未致女謂成昏也又杜預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又左傳桓三年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杜預曰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問石諫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歸統觀諸說賈服何杜以致女爲致之使成夫婦鄭以致女爲致伯姬而言致女言女者正明其未成婦則言致者必是致以成之賈服何杜以爲女嫁三月必有致女之禮與左傳桓三年致夫人之文極合而此傳云逆者微故致女又上文重發例云致者不致者也則左傳及賈服何杜說皆未可用明大夫以上之禮雖至三月廟見始成昏而要無致女之事也劉向列女傳曰宋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疏引徐邈曰宋公不親迎故伯姬未順爲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以其責小禮違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劉子政用穀梁家舊說而徐注因之大意皆是劉以致命當經致字爲范所本但以用致夫人之致例之或是致之於宋之廟也伯姬始嫁彼自告至至此因伯姬不肯廟見成夫婦故我使人致之鄭君坊記注引此經而曰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彼上文云壻親迎舅姑承子以授之注云壻親迎舅姑承子以授恐事之違謂恐此女於舅姑有事乖違不親夫以孝舅姑也如鄭此注則不但以爲致之使孝又不謂致女是常禮是亦可與傳義相證也詳其事賢伯姬也 補曰詳者謂言致女不直言如宋爲賢前後文來媵皆國之常事經盡其事既以不得其所取義此文致女非常事乃足見伯姬之爲人故經詳其事則取

義於賢伯姬而傳
與卒災傳同文也

晉人來媵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凡內女已歸而他國來媵者君子亦以爲淺事不志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補曰重發傳者此在歸後嫌有異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補曰晉侯稱人者鄭有罪

晉欒書帥師伐鄭不言戰以鄭伯也欒書以鄭伯伐鄭而鄭與晉戰戰故發其義左傳無以鄭伯伐鄭而鄭與晉戰之事爲尊者諱恥不使臣敵君王師敗績之屬下二句注皆同爲賢者諱過當云如王師敗績之屬欒書以鄭伯伐鄭不言戰是也爲齊桓諱滅項是也鄭兄弟之國故謂之親君臣交兵病莫大焉故爲之諱補曰疏曰三者之外尚有爲魯諱敗之事不言者因爲同姓諱疾則文亦包魯可知聖人有作親疏一也今乃以同姓爲別者春秋之意因親及疏故仲尼書經內外有別既內外別則親疏尊卑見矣文烝案又有爲祖諱之事亦於諱疾中包之三句不特出春秋者省文公羊閔元年傳有此三語皆無下一字尊尊賢賢親親春秋之大義也孝經曰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其意並與春秋相表裏啖助曰諱者非隱其惡蓋諱避之避其名而遜其辭以示尊敬

冬十有一月葬齊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補曰卓爾康曰楚兵未有至沂上者今越淮泗而伐莒蓋爲偏吳也得莒則足以制郯

庚申莒潰其日補曰凡潰史皆日君子略之莒雖夷狄猶中國也莒雖有夷狄之行猶是中國補曰昭五年傳直以莒爲狄與此互相明案左傳成風叔孫婼皆以邾爲夷仲尼學官於郯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邾郯之爲夷皆莒之類也左傳又言杞用夷禮杞卽東夷則似傳之言滕矣晉侯以傳陽子歸謂之夷俘本非夷晉諱之耳與諸國又不同傳此二句所以起下文言彼固夷狄而中國者也而今乃如下所云乎大夫潰莒而適楚師是不能事其君上而以叛爲事也傳以叛上乃中國之大惡故指而言之若極論其理則夷狄亦不得矣左

傳無大夫叛上之事傳自有所受與上一條同各本皆作知其上案注云臣以叛君爲事疏曰莒帥衆民叛君從楚又僖四年疏云莒潰書日惡大夫之叛傳文作叛明矣叛與知字左畔相似故誤爲知今特改正又疏曰范別例云凡潰者有四發傳有三僖四年蔡潰傳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文三年沈潰從例可知此莒潰雖同是不相得但與君臣不和自潰散小異故發傳昭二十九年鄆潰彼鄆是邑與國殊故重發傳之故曰補曰二句結上文其日二字猶紀侯來朝上云朝時此其月何也下云惡之故說而月之也公侵宋上云侵時此其月何也下云惡之故謹而日之也亦略相似也戰國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不得與焉此得春秋之義矣疏曰上言莒猶中國故日下言惡之故日明若莒非中國雖惡不得日也案疏誤以猶中國句爲正解日義是不審傳之文勢又謂夷狄雖惡不得日於文似合於理實乖傳言莒猶中國以見莒之罪耳豈謂以其猶中國故得日哉夫吞秋之視莒介乎中國夷狄之閒者也君臣父子之義無閒於中國夷狄者也楚夷狄也而未嘗無父子也故世子弒君謹而日之也莒夷狄而中國也而未嘗無君臣也故大夫叛上謹而日之也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

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潰例月甚

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人心之不可不存也猶人倫之不可不正也皆不以中國夷狄而有異此聖人之大訓也

楚人入鄢 補曰疏曰魯雖有鄢此鄢非魯也當從左氏爲莒邑大都以名通故不繫莒文丞案此鄢文十二年之鄢時屬莒耳稱人者嬰齊在莒別以偏師入鄢非嬰齊移師不得爲繼事辭也方苞高湉然葉酉說是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不復能衛其人民補曰中者中外之中魯都非魯邑也城之者修舊而又益之若遷都之爲者也中城而益則取之郛古者天子諸侯城郭俱有定制其居民則國中及郊有六鄉三鄉郊外曰野有六遂三遂皆吾民也今公違魯舊制以郭益城城外之民將悉外之故書以非之非責也凡內書城皆是益城皆有責其外民之意此文尤足顯義故傳特發之范注既不了劉敞葉夢得遂詆傳失尤非也

趙汸曰成城中城而後襄城西郛定城中城而後哀城西郛

眉注坿列

第四葉十七行司馬法六尺爲步今以五尺爲步顧說則亦
校本 顧氏又云一寸者今之六分有
半今畺最大於古權次之度又次之 第十葉十六行喪婦
喪父
宜考

穀梁補注十八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成公經傳第七補注第十八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補曰桷弟見其親且貴不論
范荅薄駁及其自爲說皆謂
黑背以有賢行稱弟非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郊時極於三月五卜强也
補曰疏曰知其不可而强爲之文烝案四月書五卜者蓋十
一月下辛卽卜至三月下辛爲五卜至此四月上辛而不郊
也或四月下辛又卜爲第五卜卽於是日決意不郊因亦不
復行免牲之禮傳以爲强後說似長凡卜免牲不吉則不免
如後說則不卜而不免也强或作彊乃者亾乎人之辭也補曰疏曰不時亾乎
人重發傳者嫌五卜
與四卜異也文烝案公羊曰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
不郊也哀元年傳曰卜免牲者不吉則否此因卜免不吉故
不行免牲之禮也其牲繫而待六月上甲然後左右之亦見
哀元年傳彼注曰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孔穎達曰不以其

禮免直使
歸其本牧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補曰月者蓋爲下卒日不致者蓋晉侯有疾不成伐左傳以爲在會者是晉世子州蒲啖助劉敞辯之

齊人來媵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補曰左傳例凡諸侯嫁女同姓則否鄭君以爲納女於天子稱備百姓則得有異姓又毛詩傳云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公羊同謂三國來媵非禮何休以爲唯天子取十二女也若然此非禮有二但經意則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非以非禮書也致女齊媵俱非賢之非以其不得所無容獨存史文

丙午晉侯獳卒補曰晉景公案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然則晉景不葬乃仍魯史之舊

秋七月公如晉補曰杜預曰親弔非禮文烝案晉人止公冬而會葬又非禮說見襄二十一年親弔喪則葬喪之比也往反皆月與宣奔齊喪同義

冬十月○撰異曰公羊無此三字唐石經誤衍段玉裁曰禮記中庸正義云成十年不書冬十月賈服有說則左經亦當無之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補曰月者從奔齊喪之例又與會淮同非但爲下盟日

晉侯使郤犨來聘○撰異曰犨公羊作州後同亦或作讎

己丑及郤犨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補曰下十四年有逆女文此如齊蓋納幣也不志之例也莊之納幣得禮則直言如此君子略其文從恆事女文之納幣以二十二年冬至二十四年夏而逆一年秋而十三年七月以前公不在國故至十四年秋始逆女也左氏於此但言聘于齊以脩前好殆失其實杜預因不見納幣事則以爲經文闕絕宜無怪焉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補曰周公名楚不月者從外大夫例周有入無出鄭嗣曰王者無外故無出也宗廟宮室有定所或卽位失其常處反常書入內宗廟也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是補曰疏曰言周者總君臣言之注直據天子者以王者出入俱有成文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鄭嗣曰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上下皆一見之補曰上始言出居至敬王言出故曰一見之文意與外內寮一疑之同許翰李廉頗得其解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補曰申上意也出者失天下之文君不君臣不臣其道無以存此天下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上雖有不君之失臣下莫敢效不君臣之過今復云周公之出則上下皆有失矣君而不君臣而不臣是無以存乎世言周之所以衰補曰疏曰僖二十四年傳曰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此云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注觀經立說故二處不同文烝案注義非也上雖失之二句卽承前傳言之上雖失天下臣下莫敢有之既不敢有天下則猶能爲天子守天下傳所謂大夫國體孟子所謂天位與其於是乎見今上下各見出文明上既失之下亦不能守之矣周之衰也由上下皆失之故各一見以明義其義既明故後此遂從平文也○傳解兩出字總僖

成襄昭五文以爲說其爲春秋本意決然無疑左氏公羊亦知天子無出自周無出王者無外而於其言出則莫能明其說乃沾沾然就一事求之宜其膠滯瑣屑而終不能通也穀梁之得二家之失大都如此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澤某地補曰當云地闕不致者蓋此會無足善左傳晉楚爲成故會○定七年

撰異曰瑣公羊作沙案定七年傳作瑣

齊衛之盟左氏經作沙傳作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某地補曰亦當云地

言戰皆曰敗之不使夷狄敵中國補曰此發中國敗夷狄通例也案隱十年傳曰內不言戰舉其大者然則凡中國敗夷狄直言敗乃從內直言敗外之例范解失之范見元年傳有諱敵之言而不審其文義故一誤以爲外不敵內再誤以爲夷狄不敵中國如注說則外敗內何以直言戰夷狄敗中國何以言戰言敗莘雞甫何以爲變例乎夷狄不日補曰此又發中國敗夷狄及夷狄相敗通例也凡日也結日列陳曰戰故書戰皆日不日者謂之疑戰至於中國敗夷狄不須爲結日列陳之文夷狄相敗又不知結日列陳一則槩書以疑戰之文一則其事本是疑戰皆不言戰亦皆不得日惟長岸言戰然亦以疑戰而不日也箕文剛婁林長

岸橋李又皆不月以略之惟大原蒙上月疏曰不於箕役發傳者以再敗狄師甚之故發於此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補曰杜預曰將伐秦乞重辭也 補曰疏曰重發

傳者公子遂內之始此外之初故發之 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補曰疏曰言古之人者徐邈以爲引古以刺今文丞案古者春秋前也策書之文實因乎古而君子取之與定十五年傳云喪急故以奔言之同意呂本中曰春秋之世霸主之令小國其強大恣橫有甚於平世天子之令諸侯者而猶以乞師爲名則是先王之禮意猶有髣髴存者惜乎其君臣上下不能襲其號以求其意也

三月公如京師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 時實會晉伐秦過京師也公行出竟有危則月朝覲京師理無危懼故不月補曰仍史文書月明其本非如 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 因其過朝故正其文使若本自往補曰不叛者明不敢過也案公羊曰不敢過天子也桓六年傳曰諸侯不以過相朝也二傳互相明諸侯不以過相朝故州公不得言朝諸侯不敢過天子故公得言如此亦諸侯盡朝左傳曰公及諸侯朝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補曰何休曰閒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公羊以不敢過天子爲鑿行鑿者何休曰猶更造之意也左傳有劉子成子公親在行史必備錄經不書者王沿謂嫌若實受王命也又左傳稱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賈逵曰晉直秦曲無辭不得敵有辭故不書戰杜預駁其說文丞謂是略之不欲以一秦敵九國君卿故書伐而已月者爲下卒起○撰異曰唐石經左氏穀梁皆作公至自京師至字皆衍字也余仲本各本悉無至字徐彥疏曰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齊侯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補正

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使若既朝王而王命已使伐秦叛周謂專征伐補曰疏曰傳於公子遂已言不敢叛京師此重發傳者嫌君臣異例文丞案上以非如之辭見義此及公子遂二文皆以繼事辭見義三者皆同意高閌說此曰其辭若志敬而實志不敬此春秋微辭

曹伯廬卒于師 補曰疏曰不日卒者蓋非嫡子爲君故也又僖四年注云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則此不日者若然襄二十六年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則在外已顯矣日卒明其正二注不同者以無正文二理俱通故爲兩解或亦新臣非嫡子不須丞案傳例在外日者爲其未踰竟則知兩解理足可通耳文

在竟外者例皆不日矣在外
原宋公佐是也在竟外不日
杞伯成是也許男甯例當不日
非若新臣不地及于師于會
常例蔡侯東國亦明言卒于楚
已國都內亦不日也然則在
外而文不顯者正不正皆不日
正則不日與常例同若夫惡
止在國內國外竟內竟外但
中國諸侯書卒之別也○撰異曰盧左氏本亦作盧

傳曰閔之也補曰閔其不卒於常所故也

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補曰疏曰諸侯或從會或從伐皆閔其在外而死故云卒于師于會也卒于師則此曹伯盧及曹伯負芻是也卒于會則杞伯成是也許男新臣亦卒于師彼以內桓師故不書于師也大夫之卒例所不書而與公同例者舊解以爲春秋緣大夫之心非謂外大夫書卒于師若然傳不得云大夫且經無其事傳因類發例者其數不少即饑云饉康之等此雖無經何爲不得也又會大夫單伯之徒亦書會諸侯若使卒于師固當書之故知傳謂公及大夫二者皆然也疏又引徐邈注以爲公及大夫所會諸侯在師言會文烝案疏解公大夫三字如前說則公指外諸侯大夫兼指外內大夫如後注則皆指內

後注是也內大夫所會諸侯未有言卒于師卒于會者適無其事也雨在字正指公大夫徐注解不別曰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補曰後葬小於先事不以先事致者孫復以爲本非朝京師故不以京師致是也鄭玉曰上書如京師明春秋以朝王爲重使不違於禮而世道有所防下書至自伐秦明諸侯爲伐秦而出使不失其實而後人有所考文烝案此實未滿二時月者遠用兵而反故危之亦從往月致月有懼之例

冬葬曹宣公葬時正也文烝案疏曰疏曰嫌卒于師失正葬故重發之發以明例書時所以爲正者葬是彼國臣子之事彼國自有史書詳其月日魯史記之但當書時而已此蓋經之新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徐邈曰傳稱莒雖夷狄僭中國之禮而無謚謚以公配而吳楚稱王所以終此莒渠丘公也至此始卒者從夷狄夷禮葬稱謚以公配而吳楚稱王所以終少進之例蓋經例也莒卒皆不日與吳同例左氏載續經哀十四年莒子狂卒文承五月下亦不日則不日者史例也莒卒又皆不葬與楚吳同例莒小也吳之不日當爲經例莒小而吳大莒不朝魯而吳聘魯莒爲讐而吳之不葬當並爲史例莒號夷而楚吳號嫌吳號嫌而又夷

魯史之法周禮所在故知楚吳當本不葬也
吳楚稱王故不葬公羊及禮坊記皆有其說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補曰嘗爲大夫不言復歸者據左傳晉侯使郤犨送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因其夫人定姜之請乃始見而復之是歸時猶未復其位故不言復也凡復國中者皆是復其位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親迎例時大夫逆皆謹月以譏之泰曰非正而以夫人至故刺之云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一事不二譏故此可以不月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亦略夫人而不氏一事不二譏故省其文成非喪娶嫌無罪故傳明之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補曰疏曰公子肇如齊逆女傳曰不言肇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然則公不親受宜言以夫人至而曰非正者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自爲卽位發文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補曰疏曰公子肇如齊逆女傳曰不言肇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然則公不親受宜言以夫人至而曰非正者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之不發於宣公逆女者宣以喪娶故二譏故省傳明之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補曰

疏曰重發挈義者非喪娶嫌異故重明之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補曰秦桓公也秦卒自此不名以後葬矣至哀三年曰卒矣公羊昭五年傳曰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何休曰嫡子生不以名令於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獨嬰稻以嫡得立之案傳言滕用狄道世子無名不正者名公羊移其事於秦而說又岐異史記秦本紀悉據秦史絕無斯言明公羊未可用而疏引徐邈說曰秦伯不名用狄道也非傳意也傳於甯毐之不名以爲未能同盟薛伯杞子亦當同義疏謂秦之例此說是矣但秦康公秦與山東諸侯漸親故轉從同盟例也秦桓公之大夫嘗盟于蜀而桓公不得名者時秦與山東諸侯漸疏其盟亦非僖意故還從未同盟例也景公以後宴處西陲赴告僅通冠裳不接蓋其勢埒於齊其交合於楚而其疏遠自外同於戎翟非復同盟諸侯之比故終春秋遂不名也至若傳所謂秦之爲狄自殽戰始者非指其名不名也少進書卒不書日又少進書日乃是狄之從滕楚莒吳之例○春秋不名者五國未同盟一義也用狄道又一義也左氏得其一公羊得其一所聞皆不備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此蓋仲遂之子據弟也諡曰昭子公羊以爲公孫補曰歸父氏此不得其說而強爲之辭何休說之曰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於經爲公孫仲嬰齊此注有可取焉子由父疏之也雍曰父有弒君之罪故不得言公子父不言公子則子不得稱公孫是見疏之罪由父故補曰嬰齊非有罪也爲欲接足前篇之義疏父以及子若卒歸父亦同之矣遂身以仲爲氏故疏其父子則皆稱之成公時有兩公孫嬰齊六年如莒左傳皆以爲子叔聲伯卽十七年卒者二年戚鄆左傳不言其人何休以此嬰齊爲未見經則彼亦當是聲伯竊以古經簡質若書歸父之弟當必從同不別此卒若不疏之則亦從同不別不可以後世史家之學求之家鉉翁以爲此一經舊史必書公孫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補曰下有執不如蒲祝柯去日者稱侯斥執其惡已顯不假去日故還從書日常例與溴梁同○撰異曰成公羊作戊音戚或作成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撰異曰公羊歸下有之字唐石經及板本誤衍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僖二十伯討之文也今以侯執伯明執之不以其罪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執歸于京師嫌晉無罪故重明之文丞案左傳謂曹伯殺大子而自立黃仲炎云未必然程端學以爲附會恐當從之公羊但云公子喜時讓國而左傳下年曹人請晉雖重子臧亦未嘗不義曹君也不言之急辭也補曰辭中促斷在晉侯也明晉迫不容之之私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補曰顧炎武曰春秋葬皆用柔日惟此是剛日其卯項熊定公雨不克葬遲至明日者歟月卒日葬非葬者也宋共公正立卒當書日葬無甚危者也則當錄月今反常違例故知不葬非正嗣而葬則甚危又不如齊小白之不正前見則亦月卒

日葬矣而云月卒日葬非葬者蓋以共公卒本宜日葬本不宜日二事俱違例如注所云也紀伯姬叔姬亦是月卒日葬與例相違傳云閔紀之亾不嫌是非葬者內女書葬明是特錄不若諸侯書葬爲常文月卒日葬與宋共姬不同則知是閔紀之亾矣傳言共公非宜書葬則共公爲失德甚明注言非宜此文云伯姬賢而不荅以是爲共公失德之實徐說蓋是也共公不親逆女又不使卿共姬以上九年二月嫁至是纔七年而是年三月宋世子成出會諸侯成必非共姬所生成已立爲世子若早知共姬必無子者其不見荅從可知矣史記宋世家以成爲共公少子何休亦曰共公卒子幼蓋皆誤以爲共姬所生當是公羊家說徐氏之言當本穀梁家舊說極合事情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補曰子氏去葬爲其君不葬也合葬之法明夫婦之義爲賢者崇也賢崇伯姬故書共公葬補曰崇伯因共公未嘗失德然紀伯姬叔姬書葬不書葬紀侯者紀侯大去非我所葬與此異也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補曰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史常文也鄭艮霄再見則略之矣不言復者乍奔卽歸位本未絕也據左傳華元至河上而反李光地高澍然以爲已入晉竟言奔者不必定抵其都也明亦從有奉之例

宋殺其大夫山之字也不氏又不名者左傳稱蕩澤爲司馬在其人曰蕩澤曰予山則山者蕩澤氏又不名者左傳稱國以殺並是無罪之文而祖之位也此與僖二十五年皆稱國以殺並是無罪之文而彼直云大夫此言山者蓋因上書宋華元下書宋魚石此文在中不可空言大夫無以相別故上下文書名姓則此略書字與文八年同義

宋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補曰鍾離楚邑何休曰月者危接夷狄會又會外之也再書會無發明錄之諸侯既委任大夫復命交狄今因不欲稱吳人故殊會是外夷狄補曰注順衍傳語甚與黃池異會者外爲主不嫌以吳爲主與王世子同者上有會晉文也疏曰重發傳者欑函表中國之辭鍾離明內外之稱故兩發之文燕案公羊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

而外
夷狄

許遷于葉補曰葉楚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補曰重發傳者許遷皆不月故發傳於始以明與凡遷同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而木冰也雨著木成冰補曰朱子曰上温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公羊同志異也穀梁說曰雨木冰者木介甲冑兵之象也穀梁補曰疏曰劉向云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卿大夫之象此是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執公此執辱之異也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也兵象也是歲晉有陽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徐邈云五行以木爲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陰兵之象今冰脅木君臣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害逮至也文烝案范注與劉向或說同徐注兼用何休語公羊於諸異皆曰記異也傳唯此一見周人之書體例高簡不傳亦如此傳曰根枝折補曰惠士奇曰言折乃草妖也後世以封條雪爲雨木冰非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補曰滕文公也滕卒至此始書日以後名且葬矣滕之不名者正名者不正然則日

正不日不正之例不施於滕明矣楚卒書日傳曰日少進也滕用狄道故從少進之例本亦不言正不正特其用狄道卽於名不名見之故以名不名別之耳或後來舍其狄道亦所不論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與鄭楚戰補曰乞師者將伐鄭也伐鄭而楚子救之遇於鄢陵此左傳之明文當從杜注爲是孔穎達曰時欒黶未爲卿得名見經者襄二十九年鄭公孫段杜云蓋以攝卿行此亦當以攝卿故書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陵鄭地與鄢異地服虔注補曰鄢陵此云鄭之東南地日事遇晦曰晦年同說詳彼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此言敗者目傷故補曰疏曰手足偏斷尚謂之敗目在首重於手足故亦爲敗

也文烝案此明楚子所以得言敗楚不言師者其敗皆稱師君君重於師也

補曰君敗則師可知舉君爲重也敗之例從同此亦在敗例故爲舉重韓戰師敗君獲不言師敗故爲失民

公羊解彼經云君獲不言師敗績何休亦以爲舉重蓋失之等傳言君重於師明大夫則重與師等苟爲將見傷而師敗當仍以師爲重也春秋一字而舍兩訓者逆婦姜于齊夫婦之婦也亦姑婦之婦也楚子鄭師敗績傷目之敗也亦大崩之敗也兩句之中一字而兼兩讀者殺言讀之殺也及其大夫某云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亦殺字之例也某又承上句爲短言讀之殺也公羊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宋地

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 補曰疏曰不見公是晉侯之意諸侯既無解釋之者卽是同不與公相見故以諸侯總之文烝案經意若譏在公而不譏諸侯則言不之文當以公主之當承上公字直書曰不見諸侯或承公而言弗又當曰弗遇矣據左傳僑如通於穆姜欲去季孟公將會晉伐鄭姜使逐二子公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是皆君也公申守而後行遂不及鄢陵戰晉郤犨取貨於僑如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

公至自會 補曰不與會而致者內無惡

公會尹子晉侯齊侯宋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子爵補曰此本杜預卿士者天子之上大夫也杜以子爲爵其說可從稱蘇子子必是爵明尹子單子劉子之等皆爵也此與詩言聚子內史不同彼以子配氏是卿大夫尊稱之常通乎列國其上下文或字或直氏皆取便文通稱明與此異矣周畿內有子爵陸渾以爲因殷制案鄭君說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又荅張逸云徵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汪克寬曰伐秦不書劉子成子者所以削其請王師而著因行朝王之慢也伐鄭涉書尹子單子者所以彰其瀆王臣之失也夫苟伐秦書劉成則爲朝王請命而伐秦爲善矣伐鄭不書尹單則無挾王臣之罪而討貳抑楚不爲過矣聖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哉

曹伯歸自京師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 補曰不言歸于曹以爲最善也孫復曰歸自京師不言復與歸同出入不名以爲不失其國也 補曰順善文而盈之高澍然曰釋於晉則

未入國猶失位之侯故名釋於王歸爲善謂直言歸而不言不待復國已成之爲君故名不名其國即曹伯歸自京師不言于曹是補曰此亦兼包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曹伯襄復歸于曹儁侯鄭歸于衞言所歸不言自某自某歸次之若蔡季自陳歸于蔡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是補曰歸也歸與復歸一例此注是也疏曰傳詳發例於此者以歸文與常例異故分別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行父魯執政卿其身執則危及國故謹而月之錄所憂也苕丘晉地補曰桓十一年注以爲執大夫無罪者月疏曰晉執季孫意如叔孫婼二文皆承月下月不爲執發故知此獨爲危而謹月一解意如及婼亦是危也文烝案何休以爲凡執例時此月者痛傷忠臣不得其所據左傳郤犨聽僑如之言故執行父○執者不舍據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不言舍補曰當據傳詳發例於此者以歸文與常例異故分別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行父魯執政卿其身執則危及國故謹而月之錄所憂也苕丘晉地補曰桓十一年注以爲執大夫無罪者月疏曰晉執季孫意如叔孫婼二文皆承月下月不爲執發故知此獨爲危而謹月一解意如及婼亦是危也文烝案何休以爲凡執例時此月者痛傷忠臣不得其所據左傳郤犨聽僑如之言故執行父○執者不舍人叔孫婼不言舍補曰當據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者不舍而言舍者以公在苕丘故也公在苕丘而言舍者明不得致也若既不致復不言舍則無以見其舍補曰舍者實也左氏載續經曰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左傳曰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言之亦緩辭杜預以爲言舍之明不以歸其義亦得兼見何休曰不稱行人者在君側非出使杜預亦曰非使人劉敞曰從公也執者致據昭二十四年婼至自晉補曰亦當兼據意如而不致公在也在苕丘也見舍于苕丘還國則與公俱不得致者重在公之復不致行父又言舍之皆所以見公在之辭邪猶存公也時行父雖爲晉所執猶欲存公之所在故不致之不致之意便可知公所在乎補曰存此二事即知公在苕丘補曰疏曰苕丘存意公亦存焉問存舍之不存舍之本誤作也今依惕疏唐石經余本俞皐集傳釋曰馬各本改正公存也舊解義本舍于苕丘及不致爲二事文烝案傳謂公還至苕丘而左傳曰公還待於鄆鄆者魯西邑當是先在苕丘後待鄆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徐邈曰案襄二十三年臧紇之出也禮大夫去君掃其宗廟不絕其祀身雖出奔而君遇之不失正故詳而日之明有恩義也補曰范注彼傳云正其有罪得之徐似誤解正字以爲遇之不失正范引之似謂既正其罪兼明恩義如其說則慶父歸父皆不絕祀何以不日乎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補曰行父非致故不書執不致者義在上傳

公至自會無二事會則致會伐則致伐上無會事當言至自伐鄭而言至自會常所未詳鄭君曰伐而致會於伐事不成補曰李廉曰春秋不以本事致者唯此伐鄭致會襄十八年圍齊致伐文丞案圍齊實伐也

乙酉刺公子偃補曰杜預曰公庶弟大夫曰卒正也補曰重發傳者嫌刺與卒異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是有罪者必先列其罪補曰此猶外之稱國以殺也偃但爲穆姜所指不與謀故無罪杜預以鉏得不殺慮渡偃亦與謀非也疏引徐邈云偃爲僑如所譖亦非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撰異曰括公羊作結張洽曰誤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地補曰此爾雅所謂陵莫大於加陵淮南子作嘉陵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補曰案左傳曰尋戚之盟也戚盟有鄭則此盟鄭亦與矣而傳云盟謀復伐者晉強盟鄭鄭未肯從當其盟時已有伐意故此冬復伐鄭也此與後文京城北同而與戲盟則異戲盟鄭已服也戲盟不嫌同辭者其下有楚伐鄭文非謀復伐可知故不嫌也

秋公至自會不曰至自伐鄭也補曰疏曰言公至自會者經之常也今傳起違例之問者定四年楚弱而爲諸侯所侵諂而盟以盟爲大事故云至自會鄭自鄢陵戰後不助中國二爲輕故決其以伐鄭致僖四年傳云大伐楚不以會致而以伐致是其事也文丞案盟後復伐鄭當以伐致襄十一年事是其明文傳據彼文以問不當如疏取僖四年事爲說疏說固可通然非傳意公不周乎伐鄭也信也公逼諸侯爲此盟爾意不欲更伐鄭補曰明以公不欲復伐鄭故雖盟後復伐而從盟不復伐則以會致之例乃轉同於偶事致後之常例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補曰知見後之反覆言之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後會謂冬公會單子等是補曰疏曰案後會齊侯不出而云後會之人盡盟者以今時身在後遣大夫從師故亦得云盡盟文丞案二句又申上傳不周乎伐鄭則何爲曰也據無伐鄭意而强盟盟不由忠不當曰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舍已從人遂伐鄭補曰二句又以足上未盡之意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補曰何休曰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案失禮祭祀例亦日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郊春事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傳曰四月不時今言可者方明秋末之不可故以是爲猶可也補曰春分爲建卯月之中氣乃在四月故言可承春下言承春之始者郊事起正月欲甚言秋末之不可故追遠言之蓋者發語辭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用致夫人異也公羊同何休曰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如用之李瑾曰猶用牲于社因史文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補曰疏曰論用郊而陳宮室者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之盛者莫大於郊傳意欲見嚴父然後至其天家國備然後祭享故具說宮室祭服車馬官司之等明神非徒享味而已何得九月始用郊乎徐邈云宮室謂郊之齋宮衣服車馬器械亦謂郊之所用言一事闕則不可祭何得九月用郊理亦通也文烝案徐說大概得之齋宮者路寢之室也衣服謂皮弁以聽祭報祭則被袞戴冕璪十有二旒車馬器械謂素車大路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器用陶匏疏布幕蒲越豪鞂大圭不琢之屬說文曰有所盛曰械有司之職謂凡所擇所戒者皆是先於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又於庫門內戒百官大廟戒百姓百姓者親屬也此言祭事重大不得輕易用之也非享味也補曰承上言其志美者言其禮物享食也如享國享祿之享又言祭之正也時謂春時敬者言其心言非徒享味之謂今曰用之而已是徒言祭之義主薦此三者非其時大其禮自宮室以爲享味也哀元年傳曰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自宮室以下皆取古書成文亦通於他祭○薦其美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作薦其義王念孫曰作美則與非享味之意不合當作義爲是文烝案祭統言小物備美物備陰陽之物備此美之說也又言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盡其道端其義其志厚者其義章者其祭也敬此義之說也但義不可言薦石經以下皆作美未可以他書改本書也美者禮物之備傳次時與敬言之不得謂與享味爲一祭統曰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誠信忠敬皆敬也物禮即美也時即傳之薦之時也明薦即傳之薦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將伐鄭補曰罃荀林父之子士會之孫荀庚之父荀首也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言公不背柯

陵之盟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補曰何休曰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蜃貍蜃魯地也補曰杜預注及釋例皆曰闕又稱舊說魯地也○撰異曰蜃公羊疏曰正本作貍辰字下書不已朔知壬申在十公羊穀梁及諸儒皆以爲十月杜預長麻曰十一月無壬申乃十月也補曰之義也嬰齊實以十月壬申日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致公然後伐鄭之事畢須公事畢然後書臣卒先君後臣之義也補曰言臣子耳注說固得之亦以恤死恩禮宜自公出也其地未踰竟也補曰在外未踰竟也此與赦遂異故發之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補曰邾定公也范甯薄氏謂連上日食之日定公正當如范說推此則瑣正簷簁不正日不日皆與大國同例孔廣森曰同日二事日食在上者先天道次人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自禍於是起矣閻公見殺之禍補曰自禍由自取也國語曰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不蠲遂弒諸翼也此傳與崔杼弒君傳文意略相似此云自禍於是起矣彼云莊公失言淫于崔氏蓋明二君之弒君子所傷要亦聖門相承說經語也陸賈新語曰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眾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剋百姓鄰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朱襄死於汜水之戰三君弒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歎而傷之是三君皆強其威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重仲舒繁露曰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又曰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博深切明故子貢問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其爲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撟殺於位一朝至爾陸生董生所述論其由來者舊矣皆可與傳意相發故備著之

楚人滅舒庸補曰亦羣舒也在時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補曰據左傳樂書荀偃殺之非君殺也經辭從同不別月者爲下弒日左傳在上年閏月乙卯晦益據他國史也魯厤當爲正月乙卯朔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補曰晉厲公也何休以庚申爲二月日非也正月乙卯朔庚申乃月六日也左傳是月甲申晦○撰異曰州蒲當爲州滿字之誤也孔穎達曰漢末有汝南應劭作舊君諱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此爲州滿或爲州蒲誤耳今定本作滿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補曰疏曰於此發傳者以州蒲二年之閒殺四大夫故於此發例也文三年案傳發例於殺大夫則明是大夫弒之而特不可以晉包之又晉禍起於殺大夫則明是大夫弒之而特不稱大夫以見義經既相承傳亦承前傳也左傳稱欒書荀偃既殺胥童遂弒厲公春秋經厲公之自禍雖微人不蠲者也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書偃亦將被弒所謂國人不人不蠲者也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厲公一朝殺三卿晉之諸臣可以盡去苟不能去必弒其君矣孟子又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此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者晉無伊尹其人亦必弒其君矣此其爲君之自

禍豈非惡之甚哉張治述所聞於朱子頗及大過易位之說而不言書偃非其人則其義未密又曰厲公昵用小人殺戮無辜舉朝諸卿不保首領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甯喜之比故也斯平情之論也○傳及左傳皆有君惡君無道之義傳發稱國之例而劉賈許潁爲左氏注申成其意井解爾人最爲可據文十八年已論之胡瑗之徒乃以傳及左傳之言爲害教此未深思也夫既以弒君書則臣之大惡已見臣惡已見則君惡亦安可不論杜預注謂眾所共絕釋例謂羣下絕望是謂路人孔穎達謂懲創將來之君兩見其義非赦弒君之人以爲無罪其言皆甚明了後世如宋昱隋廣梁溫金亮之惡其臣民有不可一日堪者豈可因其被弒而遂不論其惡哉且春秋書弒二十六皆外之五等君耳內君卽不言弒若周爲天下共主則既無弒事而亦無書理故魯不言弒謂之王禮也至若孟子言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荀子亦言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此本專爲湯武言之然亦據春秋辯別君惡之義推而究之蓋所謂充類至義之盡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魚石十五年奔楚經稱復入者明前奔時人彭城以叛也今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言復入補曰注非也復者復中國也復其位之辭也入者內弗受也惡辭也內弗受而言復者案左傳楚鄭同伐彭城納魚石以三百乘戍之是所謂復者楚復其位也范乃謂前奔時入彭城以叛於左傳既無證驗又違傳之明例矣彭城不繫宋者不須再出宋也不如公孫寧儀行父言納者彼欲分別楚子善惡故大夫亦得言納此則自從平文又彼納于陳是抵國都此未得入宋都也若然既無楚納文宜言自楚復入以彰楚之有奉而不言者蘇轍曰言伐宋則自楚也王貫道曰伐重於有奉也趙汸曰言故則不言所自也文烝案前既有奔楚文此又承楚子伐宋自楚明矣故曰春秋貴於省文又曰春秋謹嚴又曰文簡而有法唯春秋可當也不言以叛者楚納之非彼以之趙汸趙鵬飛說近是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撰異曰匄本又作丙案丙者俗字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補曰月者為下薨日

築鹿囿築牆為鹿地之苑補曰疏曰知非為鹿築囿而以鹿為地名者案郎囿既是地名則此鹿亦當是地名也疏是也不言築囿于鹿與築臺于郎異者囿皆以地為名也疏又曰何休徐邈皆云天子囿方五里言魯先有囿今復築之故書以示譏則郎及蛇淵亦方百里公侯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言魯先有囿今復築之故書以示譏則郎及蛇淵亦是譏也案毛詩傳云囿者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與何徐二說別者詩傳蓋據孟子禰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四十里故約之云然耳未審何徐據何為說文烝案魯有囿而又為公羊義也毛詩傳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說文曰苑有垣曰囿與說文異築不志此垣也字林以為有垣曰苑無垣曰囿與說文異

其志何也補曰築或為虞館之屬常例皆不志也經例因史例也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其也虞之非正也補曰疏曰築微者彼築邑置官司以虞之此直築囿以虞之囿邑既殊俱是虞之非正故再起傳例

己丑公薨于路寢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補曰復發之者說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補曰杜預曰將救宋疏曰范別例云乞師不釋者三從例可知也乞例有六乞師五乞盟一○撰異曰魴公羊作彭後同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虛朾某地補曰當云地闕何休曰不釋者或喪盟略文烝案先君未葬嗣君又未卽位左傳謂孟獻子請於諸侯先歸會葬言略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眉注坿列

第十葉四行 孔穎達詩正義謂若曾子閔子非也

穀梁補注十九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襄公經傳第八補注第十九 襄公成公子史記名午母定姒以簡王十四年卽位時年四歲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正卽位正也 補曰疏曰襄是定姒之子嫌非正故重明之案此疏與閔元年疏異此疏是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補曰滕薛微於莒邾又微者則杞小邾也自襄以後可以爲滕薛大夫諸侯之事四國君臣鮮不從役故夫子曰孟公綽不言國小而政煩也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魚石得罪於宋成十五年奔楚十八年復入于彭城然則彭城已屬魚石今猶繫宋者崇君抑叛臣也補曰注言彭城屬魚石其說未盡左傳曰非宋地公羊曰楚取彭城以封魚石又曰楚已取之矣然則彭城地屬魚石卽是屬楚所以言非宋地也左傳曰追書

明舊史本無宋字與哀三年圍戚同例君子一增之一仍之也李光地曰圍宋彭城者主晉之辭也善晉義也圍戚者主衛之辭也誅衛志也晉義善則宋華元無惡矣衛志惡則齊國夏無善矣李氏說此二經皆非正義但經意自足兼見耳

程公說曰宋中國之望也齊晉之伯可稱者三君未嘗不加意於宋桓之興首會北杏以平宋亂會鄄以求其服急於得宋如此既得則爲之伐附庸之鄫鄫怨之鄭求以懷宋諸侯之望既歸而始霸之烈以定桓沒宋襄欲踵霸諸侯從之而圖霸失其道晉文之興亦急於恤宋悼之興亦急於救宋出敎成釋宋圍執曹伯畏之功足驗當時大勢矣於是成三兵討魚石從宋人於是宋人於是成一戰之霸師合谷退楚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撰異曰厥公羊作屈徐彥曰左傳穀梁屈作厥字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地鄫或爲合補

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撰異曰鄫公羊作合與穀梁或本同徐彥曰左氏合作鄫字也段玉裁曰此鄫非姒姓國故穀梁此鄫再寫譌鄫耳杜注鄫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可知鄫乃鄫字蓋其字本作會會合音義皆通一寫作會之誤古者鄭國處於留鄭伯寄拏與賄於虢鄫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

此所次蓋鄭東鄙錯於宋竟者古爲鄫地故名之鄫左氏音義僖十四年鄫始見音似陵反以後不爲音惟此鄫音才陵反恐本是古外反淺人改之也文烝案說文徐古文會一切經音義會古文徐同疑穀梁或本及公羊皆是徐字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補曰史記名

夷定王子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補曰此本杜預杜以辛酉爲九月十五日左傳謂此朝聘爲禮故杜解之如此若依孫復胡安國不臣之說以左杜爲不然於經義亦自無礙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已見夷狄之文其餘皆從平文可矣疏及孔穎達並引會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撰異曰罃唐石經作嬰後二年三年同嚴可均曰嬰當作甖張參顏傳經五經文字云罃與甖同見春秋傳說文有罌字彔變爲甖明此當爲甖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補曰成公夫人也公羊不辯宣成二夫人何休遂亂其姑婦

六月庚辰鄭伯綸卒補曰鄭成公也不葬者蓋魯不會○撰異正音義綸古困反漢書作綸音同表作綸師古曰綸音工頑反漢書古今人表作寅今依唐石經十行本改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不書晉宋之將以慢其伐人之喪補曰稱好也漢書注曰稱宜也好亦宜也國語注曰稱副也疏曰稱師者罪重稱名者罪輕文烝案傳言此者明衛從舊史紀實文晉宋皆變文改舊史也晉宋在衛上則無嫌爲將卑師眾之常辭晉主兵而宋衛皆非君將吾雖卑者將亦宜序上宋則不得以卑者先衛大夫觀後十六年伐許書衛甯殖宋人知當時自有一定之次史從而書之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補曰

月者爲下葬日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

叔孫豹如宋補曰豹亦得臣子僑如弟穆叔也亦稱叔孫穆子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補曰內外皆大夫言遂與季孫宿入鄆自是不同會本爲城出

又霸國之事與內異例若言中國焉內鄭也虎牢鄭邑鄭服罪內之故如中國之邑也僖二年城楚丘傳曰楚丘者何衛之邑國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爲之城不繫虎牢於鄭者國中也補曰外城邑志者以其爲國都皆不繫國虎牢非鄭都亦從其例故曰若言中國焉注以內鄭爲諸侯內之非也內謂春秋之文若言諸侯城虎牢以偪鄭如鄫之會侵蔡會邢丘於是楚伐鄭歷歷書之以皆是鄭服之事故此特爲內鄭文也注言鄭服罪故爲之城是謂鄭服在城前非事實也公羊曰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杜預說左傳曰虎牢舊鄭邑今屬晉其義皆得通於

此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補曰母喪十月左右而朝亦非禮高閌曰禮童子侯不朝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其可以朝伯國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於外地補曰此本杜預也孔穎達曰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晉

公至自晉補曰不以長樗致者何休曰上盟不于都嫌如晉不得入杜預曰本非會吕本中曰本謀如晉以如爲重文烝案此亦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之例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地也補曰當云晉地國語作雞壬此王喪二十二月而命會

同外楚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故更發之後文戲及京城北重丘之等亦其義也同者有同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如會外乎會也外乎會者明本非會內受命也補曰疏曰單伯會伐宋傳云會事之成也踐土之盟陳侯如會傳云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是二文互以相通踐會亦是事成乃至伐宋亦外乎會也三處發傳者單伯內大夫陳侯諸侯袁僑爲君所使嫌有異故重發之諸侯在會也諸侯袁僑如會乎會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及以及與之也而大夫又盟是大夫執國之權亢君之禮陳君不會袁僑受使來盟袁僑之盟得其義也通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則無以表袁僑之得禮故再言及明獨與袁僑不與諸侯之大夫補曰凡盟言及者內爲志之文今上言公會足見外爲主故於叔孫豹還從以內及外之例無所嫌也王世子則及以會吳則會又會陳袁僑則及以及吳子則會以及殊文相似殊義不同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補曰當親與盟不可與則釋之不與盟可矣亦不當使大夫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補曰疏曰此亦應受君命而謂之私者對君盟非臣事故謂之私是大夫張也補曰王引之曰張當爲彊楊疏彊字凡三見則疏所據本作彊音義於定六年傳始爲張字作音則此亦不作張文烝案孫復尊王發微曰大夫彊諸侯始失政用此傳文也呂本中張洽家

鉉翁俞皐所見已作張故雜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補曰正亦政字也大夫執國權者論語所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也大夫之專禮樂征伐萌於晉文襄而成於晉悼李廉以爲陳侯如會不再盟今再盟袁僑亦悼公所以不及文公言袁僑者是異袁僑之得禮補曰異卽公羊之殊也疏曰陳侯不在故與袁僑得盟諸侯大夫君在私盟故謂之殭文案此又申再言及爲與之屬文之宜何休以爲喜得陳國似非也

秋公至自會○撰異曰會各本誤作晉今依唐石經改正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補曰午與襄公名同不諱胡安國以爲猶莊篇書同盟僖篇書戊申定篇書宋仲幾從其質也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夫人襄公母也姒杞姓補曰當云襄公妾母何休以弋爲莒姓本公羊下年傳舅出之說莒已姓非弋也杞繒皆姒姓此姒氏或繒女歟孔廣森說公羊謂弋卽是姒當爲鄫女○撰異曰姒公羊作弋下同徐彥曰左氏經作姒氏字聲勢與此同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定謚補曰許翰曰左傳季文子本不欲以夫人禮葬此葬速蓋禮略也高閌曰距薨纔二十三日

冬公如晉補曰非禮與宣同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繒世子巫如晉外不言如而言如補曰重起例者爲我事往也外相如不書爲魯事往故同於內補曰疏曰徐邈取左氏爲說云爲我事往者謂請繒於晉以助己出賦

也文烝案徐說得傳意傳言緇世子爲魯將屬其國與魯大夫並往晉故同諸內而言如也左傳上四年冬公如晉請屬鄫晉侯許之至此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皆確然可據惟下年莒人滅緇則與魯屬緇事無涉乃左氏之誤耳左氏知屬緇事不知滅緇事不知屬緇皆以如晉及莒滅二文牽連爲一皆誤也左氏解此云言比諸魯大夫也比諸魯大夫其意有二不言及是比言如亦是比惟可不言及故可言如是其意實一也杜預經下注云比魯大夫故書巫如晉傳下注云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緇自有世子不宜立異姓爲後此又文外之意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

不言及衛孫林父者吳或會以及矣未聞及之文非可施於吳也杜預曰魯主之文左傳稱晉將爲吳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則是魯衛並受晉命衛非爲主者故不得言會衛也又晉之諸會魯班當在宋下衛上此亦晉事卽亦不得言會衛也前後諸文殊會吳者上皆有會晉文晉爲主而殊吳也此但言會吳吳爲主也不言及衛孫林父會吳吳爲主也不言及衛孫林父者吳或會以及矣未聞及以會及以會乃特尊王世子之文非可施於吳也杜預曰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此未盡其義也○撰異曰稻左氏作道吳謂善伊謂稻緩補曰段玉裁曰謂善爲伊者古合韵也說文沛國謂稻曰稌从禾耎聲謂稻爲緩卽其理也緩古亦讀如暖从號從中國名

從主人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其本俗言補曰此發經辭之例以明伊緩稱善稻之意也號謂地號物號公羊所謂地物從中國也名謂國名人名公羊所謂邑人名從主人也中國謂魯主人者對魯言之不專指夷狄桓二年傳言物從中國此言號者彼釋大鼎義專是物號此則兼包地物之號也此專是地號而不言地物言之也桓二年傳言名從主人乃釋大鼎稱御之義名者國名此經無從主人之文亦并言之者明欲發明全例兼國名人名爲說也前釋國名物號之文此通舉地號物號國名人名之例意指各異故兩處發傳也公羊文在昭元年其言邑人名邑卽國也范此注大略本何休然以主人專屬夷狄不以中國爲魯又不言國名則皆誤也楊疏以越稱於越解名從主人可補注闕但專謂於越之名是從主人而不知越名亦從主人亦終未得傳旨也荀子作正名之篇曰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義與此相近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撰異曰顏師古匡謬正俗以爲王本是王字非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繒人于戉繒以外甥爲子曾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所以不復殊外吳者以其數會中國也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何休曰方以故補曰公羊曰吳何以稱人吳抑鄫國在人上不以順辭故進吳稱人所以抑鄫者夷狄尚知父死子繼故以甚鄫不使鄫稱國者鄫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文烝案不而不如何之明暢其謂吳數會中國故不殊外實爲大謬前後諸外吳文皆爲不欲稱吳人故會而又會吳既稱人何外之有何氏以吳抑鄫之說雖於公羊無所見必是公羊家舊義此傳於下年滅繒有別之而不別之言明經文實有豫抑之義何說可依用也但此文亦本魯史之舊非夫子特易吳繒之班左傳曰穆叔以屬於戉會左杜之言深得其實繒於諸預曰傳言鄫人所以見於晉會皆不與此時新爲魯屬其大夫轉得列會明晉許魯還晉會皆不與此時新爲魯屬其大夫轉得列會明晉許魯還繒使附會末而班諸吳下也史紀其實而經取其義此春秋述作之大常非必有所改易然後可以見義也前此齊之盟有楚人鄭人楚無以國舉者故稱人序上無他義吳則前後諸會皆爲外文故此文自足顯抑繒之義若無前後諸文則不得也魯之屬繒是夏始成至秋卽以爲不利當時事情未可知或叔孫聞繒將立異姓爲後慮其內亂歟范注言外甥之而經以魯獨往成辭書也所以爲內辭者侯伯救患備豫不虞得禮之正合義之公春秋與城楚丘歸粟等皆同之於內事無須列序諸侯定五年傳所云義邇也疏亦引彼傳以難注范誤甚矣

公至自會補曰會夷狄而致者上文吳稱人故致也楚稱人不致者楚之稱人自其常文又主會異於吳

冬戊陳補曰杜預曰倘楚何休曰戊例時內辭也不言諸侯是魯戍之補曰內辭猶專辭謂諸侯共以師戍之而經以魯獨往戍辭書也所以爲內辭者侯伯救患備豫不虞得禮之正合義之公春秋與城楚丘歸粟等皆同之於內事無須列序諸侯定五年傳所云義邇也疏亦引彼傳以難注范誤甚矣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撰異曰左氏無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段玉裁曰公穀皆有此四國不容徐彥陸德明不記其異同疑唐石經脫文貽誤也案陸淳纂例明云左氏無莒邾滕薛四國段所未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補曰月者善救陳也楚人伐陳公能救之善之謂以救陳致補曰疏曰善文於公至下言之者春秋主善以內故於書公至下重發文烝案注謂以救陳致是中國而攘夷狄故善之善之謂以救陳致補曰疏曰善文於公至下言之者春

善則與凡救言善不同疏又曲爲之說夫傳始本與經別行後來以傳合經者乃以此句附公至下實非傳意此與諸言善者同義當在諸侯救陳下也重發傳者戍而被伐嫌救非善故重明之公至是常文不須釋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補曰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案左傳繼成公卽位者卽姑容也自此終於春秋皆名或日或不日皆書葬或時或月悉與大國同例蓋襄昭以下時事之不同於前卽諸小國可見也

夏宋華弱來奔○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弱公羊作溺案今公羊不作溺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繒非滅也非以兵滅中國曰卑國月夷狄時補曰疏曰重發之繒中國也而時補曰此亦大概言之耳若細言之當是卑國在月例非滅也補曰

言以其如上所云故足明非滅家有既亾國有既滅滅猶亾猶滅家立異姓爲後則亾國立異姓爲嗣則滅既盡也補曰此言有非滅而得言滅者也俞樾曰此既字不當訓盡家立異姓其家未亾而實已亾國立異姓其國未滅而實已滅昭四年繒乃已滅之繒也文烝案家言亾國言滅者對文析言之渾言則同梁亾是也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繒不達滅亾之義故曰言繒所以滅者立嗣須分別同異姓而繒不別也舊解云別猶識也言繒君唯識知國須立後不能識知異姓之不得立文烝案疏載舊解與注意合別之而不別猶易文言傳云辯之不早辯彼言被弒而不自知者所由此言見滅而不自知者所由其事相類其情亦同隱四年於羣豫貶之文言傳之義也上年於繒豫抑之此傳之義也觀此傳則上經之爲抑繒亦明矣莒人滅繒非滅也補曰又覆說非立異姓以莅祭祀以起下文

滅亾之道也莒是繒甥立以爲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以非滅而言滅補曰非者責其立異姓也如非稅畝之災之非字所滅也繒姒姓莒已姓莒子曰有者異姓滅也蓋古昔遺言矣傳說滅幷說亾者承上家國之文連言之也董仲舒曰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

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後乎莒以之爲同居月
曰莒人滅鄫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案公羊上年傳曰其取
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休曰時
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
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又以巫爲鄫前夫人襄公
母姊妹之子俱莒外孫故傳謂之舅出依何說頗爲迂曲王
引之謂傳文本是鄫女有爲莒夫人者轉寫互誤也若然鄫
女之子於繒子爲外孫於巫爲出巫於襄公亦爲出魯定姒亦繒女故襄公於
巫亦爲出巫於襄則爲舅事情既合而於公羊本文亦明白
通貫矣范以外孫爲甥者毛詩傳云外孫曰甥謂父之外孫
爲吾甥又吾之外孫爲子之孫爲彌甥姊妹之孫爲
孫之子爲甥皆有甥稱也莒爲繒甥
蓋穀梁家舊說而范因之也甥之稱又有以下見上者爾雅
姑之子爲吾甥又吾之姑之子爲吾父
之甥也舅之子妻之舅弟姊妹之夫亦皆爲甥說亦同也經
書滅者謂繒至此廢巫立外孫不言繒巳與梁巳同文者孔
廣森據公羊上年傳云莒將滅之以爲立外孫者實莒脅鄫
人使然故春秋歸惡莒人也左氏於此不言立異姓爲後其
傳曰莒人滅鄫恃賂也杜預以爲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
之而慢莒故滅之蓋繒莒皆無史書左氏不得其事因見簡
牘所載上四年冬有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
駘之事五年有屬鄫還鄫之事其事又書於經故於滅鄫一

經但據上事推測意其爲恃賂耳由其不受經於聖門故有
此失不如穀梁公羊家鉤沉以爲大條貫數十皆由洙泗高
弟親聞之聖人矣非宇各本脫今依唐石經陸淳集
傳辨疑余本俞皋集傳釋義本補正十行本空一字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宿行父子補曰季武子也許翰曰魯既世卿而大
夫無復三年喪哀典廢於下矣張大亨曰季孫宿
仲孫速仲孫羯皆
所謂以喪從利者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補曰左傳稱萊爲齋夷其地即禹貢青州
之萊夷也滅在時例月者蓋以萊爲齊之
同姓故謹其文與楚人滅夔
則文異齊之滅萊楚之滅夔相對爲詳略也楚之誘蔡誘戎
則文異夷夏之辭必不相假

七年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補曰疏
是禮而書者爲不從及不時故也文烝案四月必不止三卜
三卜者當是正月下辛前有牲變已改卜牛以正月下辛爲
初卜故言三卜也若使卜從而郊則當先書正月牲變次書
四月某日郊與哀元年同文今既不郊則牲變可略以卜不

從爲重非如再有牲變者須衛言也言四月言三卜則牲變亦足矣或謂僖三十一年書四月免牲成十年及下十一年書四月不郊何以此獨爲牲變曰非牲變則必非三卜魯無十二月下辛不卜之理也乃者亾乎人之辭也補曰不時亾乎人復發傳者三卜是禮嫌有異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補曰費季氏邑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鄛鄛地補

曰孔穎達曰楚既圍陳而陳侯亦列於會者當是圍之不密故得出會求救也文烝案五年救陳左傳曰會于城棣以救之此年傳曰會于鄛以救之二地皆鄭地二事亦不異也會城棣無陳侯故書救陳不於救陳上錄地者善之不得從疑辭例也會鄛有陳侯文承圍下其爲救陳可知故不須言救既不言救自當錄地其實亦善之也杜預曰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非也此救無功自於下文鄭弒陳逃及不書公至見之此時無所譏也月者爲下卒日○撰異曰鄛原左氏作頒徐隅

鄭伯髡原如會○撰異曰髡本又作鄻或作頒原左氏作頒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頒字亦有一本作原家非也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操鄭地補曰公羊曰操者何鄭之邑也○撰異曰操左氏作鄛趙坦曰說文無鄛字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補曰據未至會致其志也亦所謂春秋成人之美也何休曰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弒故養遂而致之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補曰不生名者因史例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補曰明由如會至死若卒不以如會當名之於卒如曹伯

終生不蒙使文其見以如會卒何也補曰疑如會何至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補曰是所謂以如會卒其事與公羊同與左傳異弒則左氏公羊皆云爾而傳意以卒名加上便可見弒發義尤精大氏春秋意嚴辭深其微其約固有如此者然則何以不改卒爲弒也曰此當時事實公羊所謂信史不革者也文既不革斯義有所取加下傳云云矣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邵曰以其臣欲從楚使夷狄之臣得弒中國之君故去弒而言卒使若正卒然補曰此猶莊四年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宣十一年不使夷狄爲中國胡安國以爲聖人存天理抑人欲之意家鉉翁曰中國之大夫而目之爲夷狄之民其誅斥之典斷自洙泗穀梁子必有所受其地於外也其曰未踰竟也補曰重發傳者此葬正也補曰疏曰葬在八年此處發之者以鄭伯被弒而同正卒既同正卒宜同正葬故連言也重發正卒傳者今被弒而同正卒嫌與他例異故明之

陳侯逃歸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鄭伯欲從中國而罹其凶禍諸侯莫有討心於是懼而去之背華即夷故書逃以抑之補曰此傳與鄭伯逃歸不盟傳同注解去諸侯爲背華即夷與彼注所謂專已背眾亦同但此則指實言之也注首鄭伯以下四句用何休義陳之逃不必因鄭之弒似宜刪去傳重發之者鄭與諸侯行會禮而去會而不盟陳亦與諸侯行會禮而去異故發以同之不致者鄭伯見弒陳侯又去此會不足善故不致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補曰汪克寬曰襄嗣位前八年三朝於晉自宣公媚齊之外春秋事霸之禮未有若是其勤也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案疏曰鄭伯歸晉受禍陳侯畏楚逃歸明晉不足恃而公往朝危之道也故書月疏說亦可通也孫復胡銓以爲鄭之會不致自會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濕獲者不與之辭侵者所以服不義無相獲之道○撰異曰濕本又作隰左氏公羊作燮徐彥曰穀梁作公子濕案說文燮讀若溼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補曰重發傳此爲獲而獲公子公子病矣微者所獲經以爲病與華元不

病文相顧疏引徐邈云公子
病不任爲將帥故獲之大誤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邢丘地補曰當云晉地見

左氏宣六年傳故此處杜無注甚矣范之疏也見魯之失正也補曰正亦政字謂魯君公在而

大夫會也補曰疏曰公在晉未及告公而大夫爲會是失政文丞案疏非也會亦是公命言公在而大夫會者猶雞澤言諸侯盟又大夫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非必無君命○左傳曰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病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杜預以爲晉悼難勞諸侯故使大夫聽命胡安國據穀梁義以爲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李廉曰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欲煩諸侯者晉侯之美意也論其義則不可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李說是也高厚向戌甯殖稱人胡氏以爲謹其始故貶之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補曰左傳曰以驅鄙田荏以減縮爲眞滅而誤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攝異曰災公羊作火徐彥曰左傳穀梁作宋災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故猶先也孔子之先宋人補曰疏曰徐邈云春秋王魯以周爲王後以宋爲故也此公羊黜周王魯之說故范不從之文丞案此即桓二年傳所云孔子故宋言以故國視宋也莊十一年傳及此傳皆以外災不志發義而彼言王者之後此言故宋者兩傳之意互相備也魯史本以宋爲王者後特志災異君子存而不削又因以著故宋之義明經中包此二旨故與彼傳各見之也春秋之義尊周親魯而故宋夫子以爲魯事既婉爲諱矣則於宋諱祖之遇難可也孔父不稱名而其後四殺大夫因皆沒其名姓是也魯事既詳爲錄矣則於宋詳災異之變宜也志大水志石鷁志雨螽志災是也此實君子不忘故國之意所以桓二年及此年兩處發傳也後人疑春秋非孔氏一家之書趙鵬飛已辯之而徐

仙民輒引何休新周故宋王魯之說以解此之故宋其亦怪矣○案故宋之說聖門所傳而公羊家及諸讖緯誤以爲新周故宋而黜杞又增造其義以爲春秋承周文而反之質自淮南子已云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後人沿用附益之與論語禮運中庸杞宋不足徵之言從周之言子貢荅公孫朝文武之道無所不學之言皆相背戾漢孝成時梅福上言宜封孔子世以爲殷後援穀梁在祖位之文證孔子故殷後不直引故宋爲證或當時穀梁家說故宋之義已爲公羊之學所亂歟然猶有爲祖諱一語亦不取證蓋梅子眞隨意指稱也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補曰宣公夫人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補曰劉向列女傳繆姜字同公羊云聰惠而行亂故謚曰繆案穆繆通用如劉說則義異也古書多以秦繆公謚爲惡謚而秦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其字从皇从禾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補曰汪克寬曰齊桓之時在於服楚晉文之時在於勝楚晉悼之時在於敝楚故數伐鄭

而不與楚戰使楚疲於奔命而莫能爭也汪申胡安國說○撰異曰杞伯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

十有二月已亥同盟于戲戲鄭地不異言鄭善得鄭也補曰疏曰舊解以伐鄭之文在上卽同盟于戲明鄭在可知故不異言也鄭心服同盟故以爲善又一解謂會伐無鄭伯之文今不序是不異言也所以不異言者善得鄭也心服受盟比之舊同好然文烝案柯陵京城北與此文同事異故此傳特明之彼兩處鄭亦受盟未能得鄭故其盟爲謀復伐鄭文雖與此同而其下文皆復書伐鄭亦足明之矣此則下書楚伐見鄭之已服於晉也傳於此獨以不異言鄭爲不致恥不能據鄭也戲盟還義宜善會之左傳曰鄭服也而楚伐鄭故恥不能終有鄭補曰恥者經恥之王念孫曰方言廣雅並曰據定也史記自起傳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按據猶安定也文烝案傳言不能定鄭者下年會柤無鄭伯鄭伐宋而諸侯又伐鄭是諸侯雖已得鄭而不能定鄭也注以戲盟還是服晉之驗非不能定也楚伐則楚伐鄭爲說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楚地補曰此本杜預也京相璠曰宋地去傳陽八十里京得之哀六年之柤則楚地耳會又會外之也五年會于戚不殊會今殊會吳者復夷狄故補曰注非也說見上五年疏曰重發傳者戚不殊今又殊之故復發傳

夏五月甲午遂滅傳陽○撰異曰傳左氏公羊作偪國語同徐彥曰左氏經作偪字音夫目反一音逼近之逼案漢書古今人表作福陽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傅陽王莽改漢縣曰輔陽遂直遂也補曰疏直遂者遂是繼事之辭不須云日今加甲午與凡遂異故傳言之其曰遂何也不以中國從夷狄也言時實吳會諸侯滅傳陽恥以中國之君從夷狄之役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傳陽滅卑國月此日葢為遂耳補曰其曰遂三字當為其日二字遂字轉寫誤衍日曰形近易誤滅潞傳日字自昔相亂也此承上言遂則不言遂直是遂耳不應復加日加日則非直遂之辭故公孫敖歸父之奔言日則不言遂言遂則不言日此其例也今所以加日遂上者為晉與吳共滅國不欲以中國從夷狄故仍史文之舊特存其日下傳云無善事則異之明從異事之文小變繼事之例也七年傳云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語意亦同也諸侯遂救許諸侯遂圍許

閒有他事文不相接無妨為繼事甲午遂滅傳陽文相接而加日乃轉為異事即此見春秋辭句離合之閒皆文章之極筆矣據左傳滅傳陽無與於吳在沛縣乃吳入北方之要衝會吳汪克寬曰傳陽國及柤地皆也汪說甚合情事是知吳晉共滅無可疑者左氏固時有疏失耳何下也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俞皐集傳釋義本補正

公至自會補曰會猶可致滅則不可致故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與後事小則以先事致者同

致夷狄不致恥與同惡事不致穢之會是文丞案桓無致會引穢會非也當引侵宋及伐邾取須句之屬此其致何也會吳會夷狄也滅傳陽惡事也據不應致存中國也以中國之君從夷狄之主而滅人之邑也此即夷狄爾是無中國也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傳陽爾不以諸侯從夷狄也滅中國雖惡事自諸侯之一眚爾從夷狄而滅人則中國不復存矣補曰注邑字當作國所說不得傳意傳謂既會夷狄又是惡事而猶致者特為存中國之文使若未嘗會吳未嘗滅傳陽此經之變例致其所不當致以見義也下文乃復論遂事加日之義又以鄭之言如會陳之書逃合此言之中國有善事則幷焉若中國有

善事則不復言會諸侯故曰遂滅傳陽如
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并焉　無善事則異之存
之也　諸侯會吳於柤甲午遂滅傳陽是則若會
與遂異人補曰言上所書者亦是存中國汲鄭伯引也
鄭伯髡原爲臣所弒而不書弒此引而致於善事補曰引者
蓋謂未見而致其志王引之曰汲疑當爲沒形相似而誤沒
者終也古謂以壽終爲得沒不以壽終爲不沒鄭伯實弒書
卒使若令終得沒者然故謂之沒鄭伯沒鄭伯者卒鄭伯也
卒亦終也曲禮曰壽考曰卒卒猶沒也
會不字誤　致柤之會存中國也　補曰言三事皆是存中國疏曰傳
諸侯失政從此之後日益陵遲又會夷狄之人以滅中國惡
事之甚故書公至以存之僖二十六年公至自伐齊傳云危
之此云存之者彼尚未陵遲故直云危之公此時微弱之甚
故云存中國也文丞案疏專論公至不數遂事陳鄭諸文非
也又以諸侯失政爲說不知諸侯失政與此各自爲義此論
夷夏之故非論君臣之事不須牽合也悼公之時楚既日強
吳復驟盛中國自此遂衰故君子書經時有存中國之意而
傳明之也夷狄與中國交爭諸侯則因而存中國迫後晉楚
共率諸侯盟于宋無侵伐八年則又因而善之足見聖人之
情矣春秋隨事而爲義左傳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

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當時
晉主夏盟安得四夷爲守但能弭兵息民亦足多也若不能
則守在諸侯中國固不可不存
也此經世之志王道之要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序滕薛之上蓋驕蹇補曰此本公羊
於滕杜預曰先至爲非也左傳曰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
盟主所尊故在滕上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補曰盜賤也義在昭二十年
曰斐左氏作騑陸淳曰據字傳諸書盜蓋皆士也○撰異
子駟宜爲騑案國語稱駟騑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
春秋惡鄭伯不能修政刑致盜殺大
上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惡鄭伯不能修政刑致盜殺大
夫也以上下道當言鄭人殺其大夫補曰書大夫者以

其國者宋彭城鄭虎牢也如但曰圍彭城則爲君討臣之義隱矣如但曰戍虎牢則爲鄭拒楚之義隱矣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補曰許翰曰書楚救鄭而公至自伐鄭知諸侯之避楚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補曰何休曰疏見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補曰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其將皆命卿成元年

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五年經曰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然則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爾魯爲次國於此爲明補曰疏曰魯本周公之後地方七百里而云次國者據春秋時言之文丞案傳與周禮非異也師非二千五百人也魯非次國也諸侯一軍一當爲二此轉寫之誤舍中軍復爲二軍傳以爲正則一爲誤字明矣三略曰諸侯二師方伯三師此言最可據二師卽二軍三師卽三軍也國語叔孫穆子之言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衞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韋昭解諸侯無軍曰無三軍傳言

上道之文也書人爲眾辭者以下道之文也稱盜以殺大夫盜雖下而別於凡下之文大夫雖上而無上文明以至微賤之輩而禍及國體事異凡常是所以惡上惡上之上當如范注以爲君也注首二句引傳例非也宜刪去兩臣謂之兩下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稱人稱盜則大夫爲上皆非兩下之文矣疏曰於此發例者盜殺大夫初起於此也文丞案以哀四年傳校此傳疑傳當疊一道字下道謂稱道○程子胡安國以爲失卿職故不稱大夫張洽又謂斐者從夷之人弒君之賊發輒惟斐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盜之招也故不稱殺大夫王葆朗鉞等略同文丞以爲皆求之過當春秋所未暇論

戍鄭虎牢不稱其人則魯戍也猶戍陳補曰亦文若魯獨戍耳注非也左傳以爲修其城而置戍蓋亦以備楚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二年鄭去楚而從中國故城虎牢不言鄭使與中國無異自爾已來數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決絕而棄外補曰注非也決猶決日義決不日而月之決辨嫌之謂也上城不繫鄭嫌遂不得爲鄭地故此決之傳當云決鄭地乎虎牢省一地字耳必爲決文者以後年兩伐鄭終能得鄭其地仍屬鄭也左傳曰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公羊曰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戴祖啟曰邑已失而仍繫之

諸侯二軍與三略同卽國語
軍則國語之元侯三略之方伯是也二軍之下有一軍則國
語之伯子男是也左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
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大國云可者言已過其制此卽元
侯方伯三軍之證魯僖公之
入數此諸侯二軍之證左傳
侯此伯子男一軍之證依公
大國二軍小國一軍也傳既
國一軍者但言二軍足見三
略不具文也若然周禮所以
元侯方伯亦爲諸侯而謂之
國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師
師有二千五百人之師有遍稱兵衆之師通稱之師師卽是
軍五以成文其義不異惠棟曰詩瞻彼洛矣以作六師師卽是
六師及之毛傳並云天子六
詩云整我六師不稱六軍而
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
詩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荅
軍爲其大悉故春秋之兵雖
卽六軍也惠引鄭君之言以
爲數天子六軍兵車三千乘
千五百乘二軍者千乘一軍
軍者五百乘每一乘甲士十人步

卒十五人也詩頌言公徒三萬者又有重車二百乘凡步卒
五千八故言三萬也○或曰白虎通引穀梁傳曰天子有六
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
可據邪曰此文上國以下十字
虎元文觀其下文云諸侯所以
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
梁之本實作諸侯一軍矣曰然
一軍明小國無軍也諸侯一軍
軍帥教衛以贊元侯也小國無
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也韋昭以爲伯子男無天子之命
卿引王制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明王制本無誤脫鄭君注
未允也小國無軍此曹虞諸國所以無師也小國無天子之
命卿此曹莒諸國所以無大夫也若此豈不一以貫之邪曰
此說不可用也諸侯哉一軍何以舍中軍爲二軍傳謂之復
正乎曹莒不得桓天子命大夫則不得有名姓將謂魯及齊
晉宋衛陳蔡鄭之書名姓者皆爲天子命大夫何以傳獨於
內外書字各一人謂之天子命大夫乎卻依莊元年范注謂
貢士京師受命者稱字就其國命之者稱名何以知當時必
行貢士之制又且單伯世卿何以云貢士乎反覆思之一軍
必爲誤字國語必不可泥王制上文小國有上中下三卿必
當依鄭注以爲二卿之文有誤脫而小國無師無大夫還當如前卷之解也

作三軍非正也補曰此事

當時葢著爲令不言初者以後有舍文不須加初足知爲常令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補曰上三卜爲禮而非時此卜違禮非禮亦非時故重發傳不行免牲之禮與成十年同疏曰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補曰左傳曰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杜預曰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此與戲異與柯陵同故注卽用彼傳語鄭雖受盟猶不堅服晉雖盟鄭實謀共伐故下復伐也又左傳此盟載書祇言十二國啖助據之謂鄭不與○撰異曰京左氏作亳徐彥公羊疏曰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乃與此傳同文也案亳字誤

公至自伐鄭不以後致補曰據偶事當致後盟後復伐鄭也傳例曰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此言不以後致謂會在伐後補曰注未二語可刪引例在後十九年傳疏曰成十七年

夏公會尹子云云伐鄭乙酉同盟于柯陵與此正同彼云至自會此云至自伐鄭致文不同者案彼伐鄭同盟于柯陵爲公不周於伐鄭以會事爲侯畏之故以伐爲大事又爲大故以會致此時鄭從楚楚彊諸事又盟後重更伐鄭故以伐致也文丞案盟後復伐則以伐致此一例也疏據僖四年六年之屬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又一例也傳但言盟後復伐一例者此以復伐而致伐與下蕭魚以不復伐而致會相對爲義此之致伐本不取大伐鄭之義也疏說固可通然非此傳解經之意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補曰杜預曰晉遂尊光

會于蕭魚蕭魚鄭地補曰公羊曰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葢鄭與會爾何休曰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于如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爲重劉敞曰鄭伯如會歟宜以如會書乞盟歟宜以乞盟書令一皆沒之獨稱會何哉曰春秋嘉善矜不能而成人之美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遍於楚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遍於楚之彊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

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乃有賞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論不盟而壹故略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

公至自會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補曰疏曰傳例曰二事偶則以後事致此云公至自會正是其常而云不以伐鄭致者以鄭從楚伐之尤難故當以伐鄭伯之辭也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補曰言得鄭伯者明上會有鄭自此遂不復伐既是盟不復伐則以會致之例而後事不小於先事又是偶事致後之例也高閌曰春秋以變文見義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爲誠屢書伐而無功則以不致伐爲美李廉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文燕案公羊得意致伐之例於此則通公羊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之例於此則窒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撰異曰霄十行本獨此作宵張洽程端學所見同

辭也行人是傳國之辭命者補曰疏曰舊解挈猶傳也行人挈國之辭或以挈爲舉謂傳舉國命之辭理亦通耳文燕案注疏皆非也辭者經之辭挈者舉也舉而直言之若祝吁之挈遂之挈是也舉又訓盡若所謂以國與之是也凡言行人皆施於執而外曰某行人內亦曰我行人與齊人執單伯諸文不同是行人者舉國之辭也左傳曰

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行人爲使人之稱使事至重一國安危所繫故使能造命可爲大夫使不辱命則可謂士舉國之辭此其義也疏又曰行人之文有六發傳者三此曰挈國之辭也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傳曰稱行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楚人執陳行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傳舉三者則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上也是其文互相通也傳曰稱行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亦然也然則稱人以執執有罪稱行人怨接於上明君與臣兩失之也執行人怨接於上明君與臣兩失之也執大夫稱人又有二義齊人執鄭詹傳曰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宋人執鄭祭仲傳曰宋人者宋公也貶之也齊人執陳袁濤塗傳曰齊人者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是有二也凡執大夫惟齊慶封陳公子招特爲變文餘皆稱人未有稱公侯以執者若被執者有罪則稱人以見罪若執人者有罪亦稱人以見惡經辭雖有常例傳則分而別之所謂善惡不嫌同辭不可以一槩求之矣文悉又案黃道周說自此至三十年殺良霄二十年中鄭大夫皆特書名氏蓋深喜鄭之一意中國而鄭大夫之得會於諸侯也此說極合經旨鄭於晉鄭事曰內鄭曰恥不能據鄭之故深致其意則黃氏此義可推而知也若然稱人之紀楚自執良霄始故終良霄之身皆特文以見義傳於諸侯稱行人鄭君臣仍爲有罪者鄭既一意中國而復使人往楚能據鄭曰決鄭最後曰得鄭伯明君子則是自取執辱故當罪鄭而不當罪楚非謂鄭從晉有罪也

冬秦人伐晉補曰何休曰爲楚救鄭案左傳曰秦庶長鮑庶長故與晉得伐不以善辭施秦與上年書楚救異義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郜葘攻守之害深故以危錄其月○撰異曰三月板本公羊或作正月誤也郜本又作台陸淳公羊并下亦皆作台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伐國重圍邑輕舉重可以包輕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不足書而今書葘爲下事起

季孫宿帥師救郜遂入鄆莒邑遂繼事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不受命嫌與常例不同也受命而救郜不受命而入鄆補曰大夫之事皆君命言之常文也若入鄆亦受命則盟衡雍盟暴之例各爲一事再出季孫宿帥師救郜是受命辭明此實不受命矣公羊大夫無惡季孫宿也補曰惡其不遂事之說葘因此經之義推之是惡之也入本是惡事與救相反但此處未暇論之公羊莊十九年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胡安國引其文以爲郜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錢儀吉曰漢律有矯詔害矯詔不害故劉向曰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忠國無危而擅生事者不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撰異曰公羊此處徐彥疏曰考諸異曰公羊此處徐彥疏曰考諸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矣

秋九月吳子乘卒補曰吳壽夢也吳始書卒少進之也吳卒皆不日皆不葬義亦見成十四年注左傳服虔注曰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錢大昕曰壽讀如疇與乘爲疊韻孫炎制反切葢萌芽於此案錢氏此說本顧炎武音論因沈括鄭樵說偏考二聲合一之字信矣但傳稱名從主人而經書乘不書壽夢則知壽夢者吳之本言其赴士國乃改言乘故史承而書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郜補曰疏曰當從左氏邑故時齊有郜見左氏十八年傳○撰異曰郜公羊作

詩徐彦曰正本皆作
部字有作詩字者誤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其王補曰國語其王名作箴字箴審聲近通用周禮十羽爲審爾雅作箴

冬城防 補曰防卽隱九年會地臧氏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

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向鄭地補曰叔老公孫嬰齊子子叔齊子也晉以外獨鄭書名氏者喜其得列中國之會特顯之也左傳齊宋衛之大夫爲崔杼華閱北宮括不沒其名氏則無以顯鄭故序鄭上稱人也此及伐秦之公孫蠆會澶淵之良霄城杞之公孫段最爲難得之愚因以知蕭魚得鄭伯之義直至終良霄之身方盡其意蓋晉悼濟河而復霸楚不能爭鄭得所庇春秋深美之也左傳以齊宋衛之不書爲脩以衛之書於伐秦爲攝趙匡既明其不然張大亨則謂非卿而列於卿上其誤甚矣向者左傳十一年諸侯伐鄭師于向卽此地黃汝成以爲此漢志沛國之向今鳳陽府懷遠縣地中國會吳往往就之於淮上也與江永說同疏曰何休云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彊夷臣日以強三年之後君若贅流然范

雖不注或以二卿遠會蠻夷危之故月從何說理亦通耳○撰異曰蠆公羊作蠆下皆同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補曰左傳齊宋衛之文者蓋與前衛甯殖侵鄭相對見義衛侵鄭獨出名氏故衛甯殖之文則此義亦足見矣月者爲下將與上會同義衛於上會亦書人此從常將皆上會人也不書鄭喜也傳前獨解衛甯殖侵鄭獨出名氏明以報怨之師爲協力之舉深爲奔日○撰異曰徐彦公羊疏曰舊本作荀偃若作荀罃者誤括公羊作結

己未衛侯出奔齊 諸侯出奔例月術結怨於民自棄於位君弒而歸與知逆謀故出入皆日以著其惡補曰疏曰九月乙亥公孫丁詳錄不可以外例準之衛侯以惡甚而書日所以不名者以其不失國也出不名以見得國歸書名以明其惡一解衛侯出奔不名者既書日以見罪惡甚故不復名也理亦通耳文孫林父甯殖出奔皆書日君子皆略之從月例左傳二十年甯惠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

出其君是列國史文也魯史之法以爲臣逐其君不可以訓荀獲免於見弒皆以婉辭書奔於內之奔則曰孫焉及至弒君大變則外直文而內諱焉此葢皆周公舊制關盛衰以垂法葢曰可言者言之不可言則諱於諸侯之事可諱則諱而魯史悉準其制也記言魯有王禮傳言魯春秋有周禮其事不可備知而內無弒君外無逐君異於諸國所記則較然著明劉敞以此二者爲夫子新意斯不然矣○撰異

曰葢魯城外之近地○高閌以爲于劉二字因下有劉夏誤增鑿空甚矣薛伯卒築臺于薛亦將致疑乎趙與權則又牽合之

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書名則非卿也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補曰此皆本杜預劉者王季子之采地夏以名書與石尚同則是天子之士葢劉氏之支子也左傳謂劉夏爲官師與上年傳之劉定公自是異人杜預合爲一人不足據公羊見後有劉子而不知其委曲遂以劉夏爲天子之大夫其稱劉爲以邑氏非也天子之中下大夫亦不名而注但云非卿又失之不言逆女亦當兼略之及無外二義以其過我而已故略之也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杜預曰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子傳又曰卿不行非禮也杜曰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過我故志之也補曰此猶外相如王姬歸皆以過我志公羊亦同以過我志可以略文傳并見此意何休曰明魯當共送迎之禮孔廣森曰外逆女見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並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補曰圍成書者亦爲下事起成孟氏邑

公救成至遇而齊師已退也遇魯地補曰公羊以爲不敢進杜預從之范不取崔子方曰若畏齊不敢進當書次不當書至案崔氏以郎成之例推之是也不致者竟內兵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郭郛補曰此杜預傳下注○撰異公羊不作郛曰陸淳纂例曰成公羊作郛案今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補曰周者襄公之曾孫其父祖皆不爲君書日則周亦正也以左傳晉事推論之蓋厲被弒無嗣成景之族皆先散處他國又不宜迎爲君惟周雖出在京師而獨宜爲君故得爲正耳欒書譖郤至於厲公已有奉孫周之言是其宜立明矣周有兄不可立左氏又明言之○撰異曰周公羊一本作雕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補曰前此晉襄二月而葬悼以後皆三月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溴梁溴梁地補曰晉地也溴水有大陂梁爾雅所謂梁莫大於溴梁月者爲下盟日○撰異曰溴公羊或作昊

戊寅大夫盟補曰下執二君不去盟日者於執言以歸晉惡不嫌不顯故此可不去日與或盟同也蒲祝柯下執無變文故去盟日以見惡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補曰亦政字也此承雞澤傳言至此遂失政也雞澤邢丘溴梁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補曰下字此句包三傳文相貫

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雞澤言之公羊言信在大夫獨據此經與傳微異

不臣也補曰不臣故不繫於君此專解本經也若書諸侯之大夫不書魯卿名氏而言及矣政既在大夫大夫又不臣以見諸侯遂失政盧仝曰三桓逐魯六卿分晉其所由來者漸頃安世曰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猶有諸侯也書大夫盟言自是無諸侯也○左傳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杜預會下注曰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也盟下注曰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逃歸故也自共盟案左杜所言當得事實杜又

曰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閒無異事卽上諸侯太夫可知杜以賈服用穀梁公羊乃爲此說以改之殊爲未允君目臣凡之文魯卿仍見名氏非苟從簡略者若無他義何爲省文乎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補曰疏曰諸侯不得私相治執之以歸惡晉以者不以者也言執又言以惡文丞案何休曰錄以歸者甚可知惡晉不斥晉侯者明莒邾有罪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補曰王貫道曰書至於齊伐後見諸侯之會未散而齊已抗矣

五月甲子地震補曰孔廣森曰自是迄哀公地比西動皆季氏專強之象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補曰許翰曰晉卿主兵君也張治曰垂斂之後晉士穀伐許之後晉荀偃當時名分尙明皆因其事實而書之爾○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荀偃若有作荀營者誤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補曰疏曰此年圍成下年圍桃圍亦並書者疏曰爲十八年諸侯同圍之也○撰

異曰陸淳纂例曰成公羊作郕案今唯左氏作郕音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瞷卒補曰邾宣公也以後葬矣○撰異曰二月唐石經公羊初刻作三月瞷左氏作瞯聲轉得通孟子注瞷視也齊成磭我作成磭又作成眡也士昏禮注引瞷良人作見或作覭書覭或作䁥鄭司農云䁥讀爲鬠頭無髮之鬠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撰異曰桃公羊作洮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撰異曰左氏直云高厚無齊字伐我北鄙圍桃非有二事唐石經不誤案段從左氏恐非經例段玉裁曰以傳考之此與上齊侯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九終

吳縣吳大彬
太倉畢長慶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四十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二十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襄公經傳第八補注第二十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不言朝不能行朝禮補曰此本公羊杜預與介葛盧同直言白狄更劣於介白狄子不得以名通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爾罪在上也補曰怨接於上者公羊云以其事執是也疏曰稱人以執是執有罪范云使人者明罪在君上非謂罪晉也文丞案范用左傳也稱人執有罪昭八年傳文也此發行人例與襄十一年傳互相備疏云嫌晉與楚異故重發非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補曰許翰曰齊入四年之間五伐鄙而四圍邑又從鄆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者也胡安國曰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撰異曰左氏公羊皆作齊師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同圍齊補曰月者爲下卒起非圍而曰圍據實伐或順病文而盈之補曰疏曰知非圍者以下十九年致伐不致圍文丞案公羊釋致伐曰未圍齊也注以曰下有大焉亦有病焉也齊若無罪諸侯豈得同病之乎補曰注非有病焉者謂有病齊之辭圍而謂之圍齊者是所以大齊之辭皆謂經之立文也言所以非而足同與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共圍之與補曰注又非也此申上有大齊其實亦所以病齊也非大意也言若非以大齊之辭稱圍則何足言同歟方欲言同爲特文故大之言圍也若言同伐齊則不可矣傳與字各本誤作焉涉上二句而誤今依音義楊疏唐石經余本改正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諸侯同罪大國是不量力必爲大國所讐則亦病矣補曰注又非也此申上有病意也如上所云所以大齊者爲欲言同故耳非實欲大齊也言同者以明諸侯同罪之許翰曰言得罪於天下也是也夫齊亦一國今乃爲天下所同罪則齊亦病矣故曰有大齊之辭亦有病齊之辭也經之此文專以書同見義伐齊而書同猶外楚而書同皆爲特筆既書同以見其義則宜書圍以盈其辭此傳六句曲盡經旨特以文義深奧故自注疏以來莫能通其說惟王引之說此大概近是今取其說而增改焉王氏又引僖六年傳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以爲文義略與此同亦足匡范之失公羊曰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與傳意亦相近

曹伯負芻卒于師閔之也補曰重發例故省傳曰之文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祝柯齊地補曰注上句本杜預齊不與盟與諸鄭事異也下年盟澶淵始有齊左傳又謂是年十一月齊晉盟于大隧○撰異曰柯公羊作阿

晉人執邾子補曰晉侯稱人者邾有罪

公至自伐齊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京城北之類是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會之類是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以會致之例是常例二事偶亦當以後事致傳不言者伐齊自是大事不嫌當致會故據京城北蕭魚之例以問曰非也

不復伐齊補曰下文獨衛伐齊耳士匄還師又不成伐

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此同與邾圍齊而晉執其君魯取其地此與盟後復伐無異補曰明以有執君取地之事故雖盟後實不復伐而從盟復伐則以伐致之例乃又合於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之例也此與柯陵致會適相反彼當致伐而致會此當致會而致伐也疏曰據此傳文事實在邾不關於齊而以伐齊致者以明既盟之後執君取地與盟後復伐無異故託事以見意罪晉執君惡魯取地也劉敞曰爲人之君而制其國介人之威而私其利晉魯之惡甚焉交譏之謝湜曰以義討齊之暴復以不義侵邾之疆以亂繼亂而已黃震曰晉救魯可也動天下之兵以執邾子而取邾田以歸魯不可也未足以服齊也文烝案諸執諸侯稱人以執者較稱爵斥執爲愈其實亦非全與之傳於此見之矣惟晉文執衛侯爲合義則別有善文

然則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

取邾田自漷水以漷水爲界補曰此本杜預也哀篇直言漷此文無所連單言自漷則意未足與梁山相似書禹貢或言灃或言灃水史文之常也軋辭也軋委曲隨漷水言取邾田之委曲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今云軋辭者謂經言自漷水者委曲之辭也一解言取邾田委曲隨漷水爲界之辭言其多也

其不日惡盟也補曰盟不日者惡之也疏曰謂執君取地文對此於執君取地後追論盟之會日其日善是盟也與此文相後又追論盟之不日以見惡彼於陳蔡歸國不日明善其意一也惡之則不日猶渝盟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補曰衛之舊君在齊而伐齊非爲舊君也猶衛之伐父在戚而圍戚非爲伐父也父子之變大矣故別取義君臣之變多矣故爲平文穀梁公羊皆無說焉爲孰謂二家之學鑿空哉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撰異曰環公羊作瑗徐彥曰左氏穀梁作環字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事未畢之辭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外內異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補曰受君命而誅其人於我無所加其怒生則誅之死則已此正禮也不伐齊喪合禮詳錄之乃以善之善之則

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補曰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鄭注忠董仲舒曰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補曰專命卽專大名失善則稱君之義故以未畢之辭責之疏曰何休廢疾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士匄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鄭君釋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案如鄭意以乃還爲惡乃復爲善則公子遂至黃乃復又爲惡之者彼以遂違君命而反故加畢事之文欲見臣不專君命與此意少異此既善不伐喪又爲事畢之辭則是純善士匄故以未畢之辭言之文烝案鄭以還爲致辭不可曉還者將至國而未至也乃者亾乎人之辭說見僖三十一年然則爲士匄者宜柰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除地爲墠於墠張帷反命於介介歸告君命乃還不敢專也壇畫階帷其北無宮公孫歸父至櫻聞君薨家遣左氏公羊等也補曰聘禮說聘使習儀事云爲壝皆言墠帷復命於介劉敞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劉以爲未入齊地宜如此至穀入齊地則宜退至晉竟而請焉還者反而在路也卽含斯義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撰異曰嘉公羊作喜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公子嘉也

冬葬齊靈公補曰晉士匄不成侵齊之臣子免於危懼故從時葬正例善晉而幸齊也

城西郛補曰杜預曰魯西郭左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柯地補曰此地當云衛地

城武城補曰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杜預曰泰山南武城縣案此卽論語子游爲武城宰得澹臺滅明孟子稱曾子居武城者也又謂之南武城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實一地文有祥略也其後謂之南城田齊世家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是也漢書地理志作南成屬東海郡續漢志作南城屬泰山此注同羊祜傳及宋齊隋志仍作南城又與哀十四年傳注同未知何者爲正也武城卽南武城亦卽南城顧炎武考之甚詳其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大戴

禮盧辯注以曾子爲魯之南武城人子羽爲魯之東武城人不足據史記平原君傳封於東武城非魯地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補曰速莒之子孟莊子

○撰異曰速公羊作遬後同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衛地補曰下魯伐邾渝盟非晉意故從書日常例魯

渝邾盟太速者皆日此亦從例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濕○撰異曰濕又作隰左氏公羊作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撰異曰光左氏作黃後同案說文炗从火在人上古文作茂黃从茂聲古書炗與

廣通又與桄橫通廣橫皆黃聲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補曰重發傳者義異故重舉不奔而稱弟辭同以屬通之例　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顯書弟明其親也親而奔逐之所以惡陳侯補曰疏曰鄭釋廢疾亦云惡陳侯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補曰黃震曰襄如晉而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三叛皆季孫受之爲逋逃淵藪者也呂大圭曰非公命不書自宣成以來書之政在大夫也○撰異曰漆左氏或作洟

以者不以者也凱曰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非用兵之以故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補曰重發傳者此以地來嫌有異也漆閭丘

不言及小大敵也補曰君子於言無所苟此與昭五年言及稱莒無大夫重地而日其人此昭五年傳解以解來奔解及又者以邾畀我邾快之來奔直奔不以地來亦目而書之故不於此言重地所以容彼二文亦緣邾小於莒盟會皆在莒下言莒無大夫則邾可知也公羊曰非卿曰賤賈服諸儒解之以爲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曰非卿曰賤賈服諸儒解之以爲邾莒無命卿並合傳旨矣若然莒之來奔以重地而目之邾之來奔有地無地皆得目者邾與魯最爲密邇魯視之不與莒同史書邾事較莒宜詳經皆因其舊說未奔曰以近書益謂邾近魯嚴顏舊也公羊說畀我快之可用也此叛也說在昭三十一年傳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補曰疏曰此年與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據今厤法無頻食之理但古或有之故漢書高祖本紀亦有頻食文丞案漢書高帝紀三年冬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文帝紀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五行志同劉炫以來疑此事者多矣求諸日月交會之術則自漢至今諸厤家皆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必不得頻月食若謂古今厤法變簡繇紙之迭代傳寫致誤則不應二十四年及漢初其誤不約而同且古書何一非傳寫者辭亦遁矣若謂如陳侯鮑卒一事兩日而疑以傳疑則又不類夫甲戌己丑史本從赴日有食之乃據所見於經或可兩存於史不容一誤卽或誤視氛珥豈得遂筆諸書又不應似食實食頻月爲常而襄公及漢初之史同歸誤視且古之治厤者合朔之差則由平朔交食之道無容不知史必不以不食爲食而君子脩春秋既正其朔亦必不於不食之食而不之正也石介曰天道至遠不可得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案交會之度而求之難矣予以斯言爲信○謂後月之食爲氛珥相侵此主夫之說猶金履祥以尹氏卒爲鄭尹氏卓爾康謂桓公甲戌年正月已丑史偶倒其文皆穿鑿無稽之言也汪曰愼語予日食於古爲災變無推算之術故有誤視者愚以爲不然漢書天文志以日食爲大變月食星逆爲小變言厤紀推月食與熒惑太白之逆亦異足知厤所可推者不害其爲變也通典載鄭小同議所稱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蝕晉史墨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謫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日蝕之兆形於前此爲古有明法是確據也小同荅以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厤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是則沈

約宋厤志所謂六家厤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孔穎達書正義所謂古眞厤遭戰國及秦而亡六厤皆秦漢之際假託者也會子問論諸侯旅見天子諸侯相見入門廢禮之事日食居一又有當祭而日食之又是則劉邵所謂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者也會子問又云日有食之不知其己之遲數又云安知其不見星也是又聖人愼重之意雖有其術而弗論亦所謂知其不可知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子商任商任某地補曰

當云地闕左傳曰鄒樂氏也

庚子孔子生補曰左氏無此文今本公羊多十有一月四字唐石經以下皆然據陸氏音義知公羊亦無十有一月庚子者十月之誤也上有十月庚辰朔則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疏曰史記世家云襄公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同者非一也疏又以此文爲傳所錄唐石經穀梁公羊經傳不可分段玉裁曰要爲作傳者所記非經語馬端臨以爲經非是文烝案傳始本與經別行豈得於小大敵也之下突接此句不爲傳體而爲經體乎又豈得無月有日乎

公羊之傳亦不得爾此蓋弟子既受經於聖人退而敎授附記於經以標顯一家之制作穀梁子作傳時所據經已有此句公羊之經出於口授卽是此本惟左氏別有傳授故其經無此句而獲麟後則有續經三年事也續經終孔某卒稱名無此句而獲麟後則有續經三年事也續經終孔某卒稱名恆稱也此附記孔子生稱子貴稱也凡王朝列國之臣自列士大夫以上通以子子爲貴稱大夫以上又稱夫子故書雖詰曰子旦以多子越御事士相見禮曰某也夫子之賤私舂秋列國所稱見於內外傳論語曲禮檀弓孟子者皆如此而魯衛齊言鄭之上下大夫其生既以子連氏其沒則多以子配氏譌孔子以魯司寇而稱子又稱夫子猶此例也孔門弟子面稱其師或曰子或曰夫子其私論之或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或言未有盛於孔子其追記師言或稱子或稱孔子皆從大夫之貴稱此與聘禮之某子爲他國大夫之稱鄉飲禮射禮大射儀之某子爲逆命之稱聘禮之某子爲作酬及比耦之稱士相見禮之某子爲告神之稱士昏禮特牲禮之某子爲告神之稱幷諸稱吾子稱子者皆不同而同也唯論語檀弓稱二三子稱三子者本是君稱羣臣羣臣相稱之辭而師稱羣弟子平敵相稱皆用之又陳亢於伯魚子貢榮溺於子路子路於丈人平敵皆面稱子此等通學士以下並爲例之小變於是七十子以來學者所師皆稱某子學者亦稱某子於是孟子以來專以夫子爲尊敬之稱而平敵以下面稱通曰子幾與爾女無別世遂以子爲男子之通稱而馬融因誤注論語首句

矣○何休曰時歲在己卯徐彥曰何氏自有長麻不得以左氏難之王引之曰何氏精於讖緯讖緯多用殷麻甲寅元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興年數有謂二百七十五歲者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之六十二歲者則後漢馬光陳晃之說也由虞恭等庚申之說上推之七十一歲至襄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據太初元年丙子殷麻以爲甲寅則庚申爲戊戌己酉爲丁亥與此注不合由馬光陳晃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之說推之漢興元年漢志以爲甲午殷麻爲壬申上百六十二歲至獲麟歲在壬子爲庚寅又上七十一歲至襄二十一年歲在壬子爲庚寅又上七十一歲至廣森曰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於今祿命術得己卯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文烝謹案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證以鄭君緯候之學文王以西伯受命入戊午蒭二十九年其明年改元數至魯惠公末年三百六十歲又加以隱元年至此百七十一歲則自文王受命至孔子生凡五百三十一歲也左傳稱禽父事康王而史記魯世家伯禽以下有年數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元年以爲卽眞公之十五年而武公凡十

年劉歆三統厤乃謂伯禽四十六年成王元年命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其引世家則煬公六十年獻公五十年武公二年此張衡等所謂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者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補曰左傳曰復錮欒氏也時欒盈在齊○撰異曰左氏無滕子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補曰賈逵杜預以爲庶其之黨○撰異曰畀公羊作鼻案說文鼻引气自畀也从自畀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重發傳者二慶同亦有及文無訟君之事而嫌異故也及慶寅慶寅累也補曰重發傳者二慶同族嫌又與箕鄭父異也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光反稱弟言歸無罪明矣補曰不言復者弟者親貴之稱苟有位無絕理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晉地補曰月者爲下卒日○撰異曰陸淳纂例本作沃後復入晉故云復入也後入曲沃不云復入者兵敗奔曲沃已有復入文故直云入曲沃不再言復入文矣案左傳稱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晉入絳公羊謂欒盈將入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此疏所據也其實盈由曲沃入晉經但記入晉耳其先之入於曲沃經所不論也以復中國之辭言之者盈帥甲入絳篡大夫位與復其位者同下殺著弗有之文非晉復其位可知故不嫌也不言自楚自齊者二國無奉盈潛至唆趙是也兵敗奔曲沃直言入于曲沃不言以叛者亦以下殺著弗有之文則叛可知春秋謹嚴語無贅設何休曰篡大夫位例時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雍渝晉地補曰月者爲下卒日○撰異曰陸淳纂例本作雍渝公羊亦作渝國語亦同或作雝渝案今言救後次非救也惡其不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而後言次尊君抑臣之義鄭嗣曰次止也凡先書救而後言次皆非救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此師本欲救邢遙爲之援爾隨其本意而書故先言次而後言救本受君命救晉中道不能故先言救而后言次若鄭伯未見諸侯而曰如會致其本意補曰非救重發傳者聶北先言次此後言次嫌異也鄭嗣以聶北爲本欲遙爲之援又以此文亦爲遂其意皆非也公羊曰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此解最明白此文本當從莊三年次于郎三十年次成之例特以郎成是君將故直言次而不言救明不得與聶北遂其意者同此是臣將臣受命救晉而不能救不可以其不能救而廢所受之命故先言救以明公命後言次以明豹之不遂齊侯之意此直言非救不言遂其意明與公羊義同也曹伯襄之言復傳曰通王命公孫敖之言如言復傳曰不廢君命不專君命公子遂之言則此可知也何休曰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

言救范注本之救爲通
君命則次爲惡豹自明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補曰紇許之子臧武仲左氏二十二年傳臧武仲如晉服虔曰武仲非卿故不書然則書弃不必皆卿也非卿書氏者紇本有氏而史書臧孫非例所卒則書氏無所嫌故仍史文也其

日正臧孫紇之出也正其有罪蘧伯玉曰補曰蘧伯玉衛大夫名瑗諡成子當夫子脩春秋時年近百歲論語記其使人來蔡邑所謂蘧瑗保生也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見容補曰臧武仲不能以道事君斯其所以出乎左傳載仲尼曰李孟之閒至於出奔故伯玉爲推本之論以爲武仲不能以道事君其出乎見容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夫子論其事伯玉論其理皆以武仲之知一時推重至目之爲聖人故聖賢互有評論也論語又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則又論其奔後事也或謂伯玉平日汎論不指武仲如禮器引君子之人達耳此殆不然案論語稱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言止則有去國之義故夫子嘗去魯矣伯玉亦再從近關出矣專之去則合乎春秋矣出奔亦何害於道哉

晉人殺欒盈惡之弗有也不言殺其大夫是不有之以爲大夫補曰經惡之爲弗有辭也稱人者眾辭例

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補曰左傳例輕曰襲傳稱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孔穎達曰經不言遂者閒有他事故也僖六年遂救許二十八年遂圍許亦閒有他事而言遂者公皆親在事不待告故遠承上事言遂此書齊事雖告稱遂襲莒亦不可書遂爲閒有數事與前文隔絕故也文烝案隔絕既多又伐晉已言遂不可復書遂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補曰羯速之子孟孝伯○撰異曰羯公羊作偈又作褐亦或作羯後同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補曰案大水例時此及上伐皆不蒙月也水災成於七月故在七月下八月上以此知夏秋書大水者不必四月至

六月七月至九月矣若大旱則必至六月九月雩不得雨而後書與水異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補曰夷儀衛地左傳曰將以伐齊水不克許翰曰知水災非特罰也○撰異曰夷公羊作陳後同徐彥曰左氏與穀梁作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撰異曰鍼公羊作咸

叔孫豹如京師補曰左傳曰齊人城郚穆叔如周聘且賀城齊郚唐石經作鍼

葢此年水

患特甚

大饑補曰大饑由五穀不升爲大饑升成也補曰明此大饑之文與有年大有年相反即

莊二十八年之大無麥禾也彼有諱文耳一穀不升謂之嗛

文選注引劉兆注曰嗛不足也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

傳並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深於饑也雖與此異亦爲饉深於饑

既無穀又無蔬也雖與此異亦爲饉深於饑

康康虛補曰廣雅作歉韓詩外傳作荒爾雅云果不熟爲五

荒亦謂轉益深管子有此歲歉此歲飢此歲荒之語

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傷補曰疏曰大侵者大饑之異名也文

傳首一語正解本文已足復舉一穀四穀不升謂之

以上次第言之嗛則公羊所云一熒不書以其不足書也饉與康甚於饑而愈於大饑經以饑包之非不書也傳以經書

凶年之事終於此故明其統例何休云有死傷曰大饑無死者曰大饑經書其統例何休云有死傷曰大饑無死

傷曰饑義得兼通疏引徐邈云有死者曰大饑也旱也凶

饑則不足據也墨子不升並作不收其名饉也旱也凶

也饑也饑也文更乖異旱不得爲一名饉不得淺於饑大侵

之禮補曰此下於經外記舊典君食不兼味補曰君謂天子諸侯也曲禮

肺鄭君曰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

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

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白虎通曰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

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雜兔四穀不升捐圃獸五穀不升

不備三牲臺榭不塗塗堊飾補曰爾雅闍者謂之臺李巡曰積土爲之有木者謂之榭李曰臺上有屋此榭與堂隍不同韓外傳塗作飾弛侯注獨舉燕以爲燕射一侯禮最省故舉餘者亦不爲耳案韓外傳無此句廷道不除廷內道路不脩除補曰韓外傳廷道作道路曲禮曰馳道不除鄭君曰除治也不治道爲妨民取蔬食也百官布而不制官職脩列不可闕廢不更有造作鬼神禱而不祀祀補曰韓外傳布作補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祠曲禮曰祭祀不縣雜記孔子曰凶年祀以下牲此大侵皆禱禮通名爲祭祀耳注所引羅匡文祀今作祭祀此大侵之禮也補曰毛詩傳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祀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賈子曰歲凶穀不登臺扉不塗榭徹干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二文與傳及曲禮韓詩外傳皆略同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補曰齊莊公莊公失言淫于崔氏放言將淫崔氏爲此見弒也邵曰淫過也言莊公言語失漏有過於崔子而崔子弒之故傳載其致弒之由以明崔杼之罪甚補曰邵所云有過猶言得罪也案左傳崔杼娶東郭姜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注前說據通姜事邵說據賜冠事其實當兼取爲說失言於崔杼一事也淫通崔杼之妻又一事也傳以莊之無道經歷書之惟此兩事其惡未著故特發傳成十七年論之詳矣莊不從甚惡例稱國者禍不從殺大夫而起非莒吳薛夷狄小國則治大夫者從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補曰案左傳曰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賄晉侯以宗器樂器晉侯許之此與文十五年盟扈相似不從散辭之例略之者初爲會時但謀報怨未聞弒君事實與扈盟不同故從常文也至於既聞弒後不能討賊晉與諸侯之罪固無可辭但此等之義文外自見文中所未暇論晉本非以討賊徵會則無爲於會而譏之故會淵以救災不譏不討蔡會鄭以爭盟不譏不討莒皆以弒事與會事本不相涉得與常會加文明其若非善事則與夷儀鄭同也文十五年盟扈則本

以討齊出十七年會扈則定宋新君於伐後其伐亦本以討宋出故皆略之爲散辭桓二年會稷則又直爲成宋亂出故深詆其心加言以成宋亂也程端學嘗曰春秋者郎此事而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也此言大概是也此不書伐齊者杜預曰齊人逆服兵不加杜是也或又以言伐則嫌予晉討賊故沒其文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會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補曰此本杜預杜以爲齊亦同盟孔穎達引二十八年傳齊陳文子曰重丘之盟未可忘也文烝案上既不言伐齊則此并沒之矣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補曰此本杜預也孔穎達曰邢遷于夷儀衛滅邢還名夷儀文烝案十六年以來書衛入則無所嫌不名者後復也此事蒙上月與入糾同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補曰舒鄒舒庸舒鳩皆偃姓夷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補曰此亦一歲再伐與成三年伐許同我則一從平文內伐亦然彼既狄之故此從平文矣若齊之侵伐徐彥曰公孫囆云云亦然○撰異曰夏公羊作囆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左氏亦有一本作公孫蠆字者

于過者亦有一本作謁字者 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 若但言伐楚卒而不言也然則伐楚經巢于巢者則卒在楚也言補曰攻門曰門于巢則不在楚門于巢乃伐楚之援故先攻之然後楚可得伐補曰疏云巢偃姓之國是也文烝案巢郎文十二年楚所圍者巢國小國有表裏之小國有表裏之小國非也徐邈亦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 補曰明由伐楚至死其見以伐楚卒何也 據伐楚惡事無緣致本意補曰此亦不至死古者大國過小邑狀若侵伐者非致其志注非也問此者疑伐楚禮也飾城者脩守備請罪問所以爲闕致師之意補曰飾城請罪則無攻門之事 吳子謁伐楚至

巢入其門補曰左傳曰門焉公羊曰入門乎巢皆謂攻之公羊又申之曰入巢之門則謂攻入之傳意亦同也言巢不飾城請罪　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補曰舍止息之處是所謂以伐楚卒蘇轍曰言卒不言滅者死而非獲也即左傳杜預說伐楚之事攻巢之門本非巢之不備明矣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補曰言故事可無備乎君親爲飛矢所中是其無備也非責補曰自輕謂攻門無備也經意責巢尤責吳子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補曰疏曰剽元年稱公孫知不正　其日何也殖人表有衛殤公焱剽焱聲相近作焱者誤　此不正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補曰此解書日義非解君字里克殺卓亦曰弒君明不必父之爲君者雖不正亦正故不去日別於凡弒不正者君臣之義父子之道備矣劉敞言微言大義而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條是也唯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今案此條稱君爲大義書日爲微文非傳何以知之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補曰非自外入無所謂復也以者不以據有邑土猶後世之言反者也義在昭二十一年傳凡言叛者皆羊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是也此處無傳不言叛直叛者非直叛也左傳曰以戚如晉是以戚出奔晉胡銓曰書叛者叛衛也書弒君者君剽也春秋原情定罪故兩君之也張自超曰書叛於剽甫弒衛未歸之間則林父向日逐君之罪并著何休曰叛例時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撰異曰衎　曰歸見知弒也　書喜弒君衎實與弒故錄日以見之書日所以知其與弒者言辛卯弒君甲午便歸是待弒而入故得速也補曰王符潛夫論曰春秋之義責知誅率此類是也此傳及上傳專發日義聖門相承說也舊史大國君奔歸入者皆書日左氏載續經哀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亦其類也疏曰傳例歸爲善復歸則居其兩端今喜既弒君衎可言歸但以與弒故從平文云復歸書名因以見惡耳不言入以明歸罪於甯喜也文云案左傳曰甲午衛侯入疑舊史本言入春秋改言復歸者與突歸于鄭同義歸者易辭彼則祭仲易其事此則甯喜易其事也但突歸之非善辭易明衛侯衎之復歸則嫌與善辭相亂無以見其知弒故與出奔皆仍史文存日所以明其非善也彼言歸而此言復歸者突本未有國衛侯

則舊有國也書衍者失國常文也疏多誤解引善辭之例是一誤謂復歸小劣於歸乃同公羊是二誤專以書名爲見惡而不知謹日爲正義違戾本傳是三誤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補曰依左傳晉人者趙武也宋人者向戌也公不會大夫經例宜稱人以會鄭良霄獨仍舊史稱名氏者明欲爲異文特顯之序向戌上者蓋時以其先至於會進班在上左傳以爲向戌後至也又或謂宋人非卿非卿故稱人序鄭下此說與蜀盟齊人同亦可通也不致者時晉助孫氏以討衛本是惡事又外皆無君故沒至文與翟泉蜀之盟同

秋宋公殺其世子座。撰異曰座左氏公羊作痤程端學曰公羊作祚呂本中曰穀作座程荐蓋誤

晉人執衛侯會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公羊曰不以其罪執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補曰左傳曰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公羊曰不以其罪執之傳曰其日未踰竟也此乃在楚何以日卒正也許男卒于楚則在外已顯日卒明其正補曰此因朝于楚而卒也疏曰案薄氏駿云此自發例於大國不關於小國其小國或詳或略許男書日未必正也范甯云春秋稱世子固有非正周之襄王晉之恭子曹伯射姑亦是其例獲且之卒連於日食之下何以知其不日然則范之此荅據何文得知又周之襄王與恭子何以爲別又薄氏之駿不問射姑而范荅探意太過者案左氏襄王是惠后之子明襄王是嫡也故文八年書八月戊申天王崩恭世子是獻公烝父妾而生僖五年被殺不日故知雖世子仍非嫡也薄氏之意見射姑稱世子而卒不書日故駿云發例於大國小國自從詳略故范以射姑非正荅之據陳侯款僖七年甯毋之會亦言世子至僖二十八年書卒之上亦不日明稱世子亦有非正也捷菑既貶則獲且是正故知獲且之卒蒙上日食之文可知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子據此言之明有不正而稱世子者文烝案申生款稱世子皆正也申生自在殺例款當在惡之之例惟射姑似非正款當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奐鄭良

霄許人曹人于宋補曰晉楚弭兵會盟之善者義在後傳杜預曰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獻而書先晉貴信也陳於晉會常在衞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孔穎達曰爲盟而爲此會故不子仍史之舊○撰異曰公羊作瑗奐曰案晉先楚者史文之常不論其信否君

衞殺其大夫甯喜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重發傳者與里克同與元咺陽處父等不同將發其義故備其文　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

與之涉公事矣鄭嗣曰若獻公以喜有弑君之罪而殺之則不宜既入以爲大夫而復殺之明以他故補曰疏曰徐邈云涉猶歷也文烝案公事甯喜由君弑君而不公家事也此亦所謂殺之不以其罪　甯喜之徒也專喜之爲喜之徒　甯喜由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獻公即衎也鄭嗣曰書甯喜弑其君則喜之罪不嫌不明

今若不言喜之無罪而死則獻公之惡不彰補曰由君弑君謂由衎弑剽

衞侯之弟專出奔晉○撰異曰專左氏公羊作鱄

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

補曰故曰喜之徒　專其曰弟何也據稱弟則無罪　專有是信者補曰言專之奔乃有信者也故稱弟　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言君本使專與喜爲約納君許以寵賂令反殺之獻公使專失信故稱弟見獻公之惡也補曰直亦信也古書於尾生直躬或稱直或稱信是信直同義也專承君命以賂約喜君賂不入而反殺之是君使專失信乎喜故出奔晉也三句申上專有是信之意故出奔晉地疏引麋信云絢二句似是而非　絢邯鄲者著屨舄之頭即儀禮絢總純是也文烝案鄭君曰絢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那懿行曰織絲爲之　終身不言衞恥弑君之去合乎春秋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奔後事以足文意　專之去合乎春秋何休曰甯喜本弑君小貫也專以君之小貫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鄭君釋之曰甯喜雖弑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由喜得入

己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
忠于己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
爲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
爲三仁專之去徧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補曰案上
言專以守信而奔故得稱弟正解經文已畢此又言其去國
之深得事宜合乎春秋之義也專雖守信終爲喜徒嫌其雖
著弟文不得以去實是善也但較叔胙則
不如之故一兼稱字一直稱名一云取貴一云合也鄭君比
之微子李廉以爲過美而其說大概近是宣十七年疏云專
之去使君無殺臣之惡兄無害弟之愆斯言不易矣陳光出
奔傳曰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此不言者言專有
信言專合乎春秋則舉親以惡獻侯可知上傳已云惡獻公
故此不
言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大夫盟于牷補曰左傳曰盟于宋西門之外溴梁之
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補曰
疏曰趙武恥不舉氏姓補曰從大夫書至
大夫不臣豹云者恭也由上見挈之例明其恭於君諸侯
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補曰若不欲爲大夫臣之
辭則當不言諸侯而不出

豹凡春秋之義多以兩文相對而見傳合溴梁言之特顯此意其臣恭也補曰當云臣且恭省一且字耳溴梁
不臣不復論其恭不恭晉趙武爲之會也補曰之會是會也是會主於弭兵趙武實倡其議臣恭之
美職是之故覩後會澶淵傳見此傳言外不盡之意朱子之說大學所謂咏歎淫液其味深長者也案左傳宋向戌欲弭
諸侯之兵以爲名而前二十五年趙文子語穆叔先有此意足與傳相證也葉夢得謂穀梁知其義而不知其事未爲善
讀傳者又謂左氏得其事而不盡其義公羊既不知事又不知義則皆信也趙鵬飛曰夷夏交歡諸侯用甯其功大矣不
可謂權出大夫而卑之也權正不並用仁義不兩立權足以濟時君子捨其正仁足以安天下君子不責其義文烝案書
及者以內及外之文不嫌是內爲志者上言會明晉爲主可知○國語曰是行也以藩爲軍攀轅卽利而舍侯遮汗衊不
行韋昭曰藩籬落也言不設壘壁舉引也轅轅車也卽就也
言人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侯候望遮遮罔畫則候
遮夜則抒衛謂羅閽狗附也張羅閽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
之前後左右謂之羅閽又二十人爲曹輩既視前後左右謂之徇附皆晉而設
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或視
明而罷候遮二十人居狗附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
不行者不設之文烝案晉語記此以明晉之有信楚不
敢謀蓋亦齊桓不以兵車之意又可見他會盟之大槩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補曰何休曰豹爲政之所致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補曰何休曰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補曰史記名泄心簡王子泄益當作世故國語注作大心猶樂大心作樂世心彼世亦或作泄也案左傳記葬靈王在下年五月公至後傳言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又昭三十年傳鄭游吉對晉人曰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是時鄭有卿往會葬則魯亦必有會者魯既會

葬則知傳及公羊謂以不志葬爲正者信矣公孫敖弔喪若不奔甚或當不書毛詩序稱季孫行父請命于周在僖公時左傳成二年稱臧宣叔如晉乞師而經無行父如京師許如晉之文似卿出竟亦或有不書者以此知平桓惠定靈五王之葬雖有卿往亦不得以不書爲疑也至五王之獨得以不志葬示義者傳無明文以其時考之平桓之崩則春秋之初也惠之崩則齊霸之盛也定之崩則春秋之中也靈之崩則夷夏之弭兵也不志葬之義獨在五王其以此歟

乙未楚子昭卒補曰楚康王也史記論衡康王名作招字何休曰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文烝案下年五月有庚午左傳有二月癸卯若此有閏則不得合故陳厚耀顧棟高皆疑之今姑從何氏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閔公也補曰閔公爲楚所制故存錄傳例曰存公故也

在昭三十年傳公羊曰正月以存君也何休曰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親倚之情此之謂也襄昭適晉並踰年不言在晉中國猶可在夷狄則甚矣文烝案左傳公於是有親謎之事陳侯鄭伯許男皆與焉

夏五月公至自楚補曰案至自楚亦皆月亦危之又皆危其久此往月致月有懼之例喜之也凱曰

遠之蠻國喜得全歸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殆危此致君之意義也補曰疏曰於此發之者以公遠之辭故傳特發之明中國亦同也

庚午衞侯衍卒

闍弒吳子餘祭補曰即戴吳也不日者卒例也吳與莒弒各二書不日其例皆同○撰異曰弒左氏音義作殺申志反闍門者也寺人也補曰門者守門者也易說卦傳曰艮爲闍寺疏曰以主門晨昏開閉謂之闍以是奄豎之屬故又謂之寺人也文烝案祭統曰闍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鄭君曰古者謂夏殷時明周制守門以刑人音義曰寺本又作侍不稱名姓闍不得齊於人補曰疏曰人稟二儀之氣須五常之性備然後爲人闍者虧形絕嗣無陰陽之會故不復齊於人也不稱其君闍不得君其君也補曰何休曰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禮記曰君不使無恥無恥不近刑人補曰公羊同曲禮君不狎敵不近刑人不在君側不狎敵不得狎敵內不得近怨何休曰君之道外不得狎敵內不得近怨仇餘祭以邇怨害身故不得狎敵邇者吳謁以狎敵蒙禍餘祭以邇怨仇餘祭故弒

怨也文烝案傳意重在不近刑人不邇怨賤人非人非所刑也補曰曲禮曰刑不上大夫鄭君曰不與賢人者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刑人非所近也補曰公羊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鄭君曲禮注曰爲怨恨爲害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補曰疏曰謂經舉而如之譏其近刑人也文烝案不近則何由得弒故知吳子近賢士昵近刑人是也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是也之補曰疏曰范以國君不仇匹夫犯罪則誅之故知是闍怨文烝案此言吳子邇怨也近刑人與邇怨一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補曰據左傳公孫段於良霄死後乃命爲卿此不言鄭人又不直言鄭段明是特顯之杜預曰蓋以攝卿行或未然也昭元年左傳言城淳于明非緣陵故都蓋遷而後城之故直言城杞也不言遷者略之也杜預謂淳于本州國都州公以國杞并之○撰異曰儀公羊作齊徐彥曰左氏經作大叔儀段玉裁曰今左經作世叔儀昭三十二年有世叔申哀十一年有世叔齊則此作世叔無疑左傳乃皆作大叔耳齊者儀

之曾孫申之子公羊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補曰誤也左氏無邾人地謂四竟之內王制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鄭君曰得猶足也其民足以滿城補曰城謂都城始以自守也補曰言守則宜封必城其國都自守補曰謂時遷國遠有所益亦自守之事杞不能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補曰變之正補曰盟首戴時政在諸侯故變之正指諸侯城杞時政在大夫故變之正又指大夫觀傳所言知春秋之義因時而殊矣左傳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杞復稱子益時王所黜

吳子使札來聘杜預曰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故不稱公子非也此與楚蔡秦術

並是夷狄得有大夫之文非有異例傳所云成尊於上也稱吳子與楚秦義異稱札與楚秦義同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補曰檀弓孔子曰延陵季子其人故進稱子家鉉翁曰荊人來聘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春秋皆從君臣同辭之例也然則聘例書時明矣高澍然申杜曰書來據已至魯言書使始至書君書大夫書大夫從君臣俱見今吳使據在彼國言也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荊人文相當若非善其能使賢故貴之家氏說是此聘與子使蔡不爲善所使者秦稱伯自是常文楚於文公時本進稱子故蔡頃公同例矣札者壽夢之少子其長子諸樊次戴吳次句餘次札故曰季子謂之延陵季子者公羊以爲季子讓國左傳載札讓國事在諸樊時稱之爲延州來季子鄭君以爲延陵邑名季子讓王位居延陵爲大夫食邑以延州來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又曰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釋例又以延州來三字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補曰能使賢則亦賢矣故有可進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以季札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補曰又緣札之賢有尊君之心故如其意而進稱子此別爲一義其名

成尊於上也 春秋賢者不名而札名者許夷狄不一而足唯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補曰疏曰上謂君上文烝案傳言略名札者爲欲成吳子之尊稱略名之取足稱使耳札自從萩術之例無爲再進稱氏也范用公羊未得其解○公羊謂季子讓國故賢之獨狐及譏其以讓階禍劉絢胡安國張治遂謂春秋貶之皆非經義

秋七月葬衞獻公 補曰不如成公去葬者剝弒而入前有故○撰異曰左氏公羊作秋九月

齊高止出奔北燕 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南燕姞姓在鄭衞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史

曰北燕據時然故不改也傳所言解時但有言燕者補曰疏曰傳言從史文者明時有直言燕者而仲尼從史文也烝案經例國名皆從主人此書齊事則齊爲主人但當時齊之稱燕實直稱燕不稱北燕經以北燕書不在名從主人之例乃在從史文之例故傳特明之也史所以書北燕者蓋別於南燕之直言燕或以詳錄加北無義例左氏載續經哀十五年齊高無丕出奔北燕是北燕從史文之證也名從主人亦是史文既有從主人之義不須言從史文故於不從主人者言之也孟子論春秋曰其文則史傳曰從史文語意相似明師語北燕從史文聖門相承之說如此公羊經師習聞其說而不得其解遂於齊高偃納北燕伯之傳謬爲怪說以附合

夫子信史之言此其展轉失眞最爲乖刺而劉知幾遂肆筆議經矣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聘例時此聘月之何也泰曰桓二年朱督弒其君與夷之卒然則義有所明皆須王以正之書王必上繫於春下統于月此書王以治蔡般弒父之罪爾非以錄薳罷之聘補曰泰說稱王最得之以弒與夷爲比則小誤也稱王治魯桓足知諸弒君者並準此義無須一一備足知諸弒君者並準此義無須一一備文與夷之弒特以其爲春月第一事故耳至於弒父自立尤爲莫大之變應須復顯王文故特存王月於聘以表斯旨孟子曰世衰道微子弒其父者有之春秋天子之事成春秋而其父者有之春秋天子之事成春秋而賊子懼此之謂也因此又知舊史於諸聘或皆具月矣楚商臣弒父其年本有王月許止書弒而無王月明其實不弒所以別之○撰異曰罷公羊作頗一作跛後同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補曰固之被弒爲其淫而不父○撰異曰般本或作班左氏亦同

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此之夷狄故不日也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傳曰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楚公子比弒其君傳曰不日比不弒般也徐乾曰凡中國君正卒皆書日以錄不弒不日而曰夷之何也徐乾曰凡中國君正卒皆書日以錄

之夷狄君卒皆不日以略之所以別中國與夷狄夷狄賤君而日者閔其爲惡之甚謹而錄之中國君卒例日不以賤與不賤也至于卒而不日者乃所以略之與夷狄同例補曰夷之者孟子稱父子相夷趙岐注載一說釋爲夷狄是當時常語也疏引鄭君釋廢疾曰商臣弑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弑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云若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文丞案鄭說卽徐注所本於理可通今思之楚世子商臣與公子比兩文相對爲義殷弑不日則不弑也蔡世子殷與許世子止兩文相對爲義殷弑不日則爲夷之止弑日則不弑也其義互相易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補曰此災董仲舒何休以爲伯姬守節憂傷之所生案齊災以甚志則書大災左傳曰宋大災經不書大者下有伯姬卒則大可知故省文也服虔曰不書大非災大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非也○撰異曰左氏作宋伯姬卒公羊作宋伯姬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補曰姬陸淳曰衍文也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明死災也疏曰外災例時今因伯姬災卒進日在上其見以災卒柰何補曰疑君母之舍失火補曰夜不宜死災

失火補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宵夜補曰傅母蓋所以傅相其德行漢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補曰請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書音義曰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爲傅姆則保母卽姆也鄭君昏禮注曰姆者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也案傳母保母皆女未嫁時所置女嫁隨女同行伯姬時年六十左右傅母保母當已九十左右皆未必存何休說公羊婦人夜出旬爲有事宗廟亦與避火無涉然則伯姬言此者蓋自以身爲寡婦昏夜之時不欲下堂出門又不欲明言其故因時傳母保母皆已前沒故假廟中之禮以拒左右推其心則胡瑗孫覺謂之婦人之伯夷劉敞以爲求仁得仁者也論其理則卽程子所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者也左傳說此事以爲待姆公羊以爲傳至母未至當皆傳聞之誤所謂道聽涂說者歟公羊之傳卽左傳姆字卽保母也何休注誤遂逮乎火而死補曰卒不下堂也婦人以貞爲行者也補曰劉向列女傳宋鮑女宗曰引女戒曰得意一人是謂永訖伯姬之婦道盡矣補曰疏曰其公卒雖日久伯姬能守夫在之貞故曰婦道盡文丞案伯姬遇災猶能守義平時

有貞行可知矣行貞則婦道盡○予妻沈印齡論此傳曰婦人雖無外事然亦有百行雖有百行而貞爲之本故列女傳有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六目而道則盡於貞矣以敬姜之賢也聖人直曰季氏之婦不淫矣亦此義也予甚善是言謂能通穀梁國語列女傳詩箋之意夫自劉向作傳孽嬖外分六目後漢書因有列女之篇其序云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史體固應爾要其立言爲有弊矣詳其事賢伯姬也補曰詳者謂以卒日加災上也賢其死正以賢其平時孫覺曰伯夷之賢不見稱於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耳其姬又何婦耳爲伯夷其志而已矣恨哉亦信其志而已矣

天王殺其弟佞夫補曰王弟亦王子故名也爲大夫則字王季異曰佞公羊作年案年與佞聲近佞仁聲季从禾干聲說文仁古文作忎亦干聲千古讀若仁也又說文邨讀若亩傳曰君也大夫雖殺亦字召伯毛伯是也○撰

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補曰首惡猶主惡謂目君也諸侯猶不爲首惡之文況在天子曲禮曰君子不親惡蓋亦此意疏曰嫌天子之殺弟君異於諸侯故以輕況重舉重以明輕是輕重之道並見矣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補曰君兼天子諸侯言之

天子諸侯皆無忍於其親之義而親之專以今王今公錄者獨此二人何得無罪見殺乎僖五年何休注曰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何不論王子王世子王母弟者何注宣十年十五年以爲天子不言子弟故也準諸此傳則天子諸侯皆同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補曰甚之者甚其以首惡

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周無外補曰此本杜預卽傳例所謂周有入無出上下旣一見出文以後皆從正例

秋七月叔弓如宋補曰叔亦稱敬子月者爲葬叔弓卒書月葬此本杜預杜又曰卿共葬事禮過厚傷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鄭君說左傳曰夫人之災故使卿共葬鄭君說左傳曰夫人之喪士弔下大夫會葬禮之正鄭意此是古制晉文襄之霸因而不改也內君夫人葬例日外諸侯葬以時爲正以此差之則內女爲外夫人書葬者宜以月爲正恩錄之文輕重不外爽○撰異曰葬下當有宋字此脫也左氏公羊皆有宋字

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補曰失國卒災傳各備文者月卒日葬日卒月葬事情各異也春秋於宋共姬盡其事者五詳其事者二特崇之者一隱之者

一人之身錄之甚悉經辭之繁而不殺無若此者良以家人之義利在女貞夫婦之道人倫所始深著其賢爲後世勸也詩始周南召南春秋錄伯姬其意不異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補曰不復出鄭良霄者略之良霄亦篡大夫位不言復入者初奔位未絕

鄭人殺良霄補曰趙汸曰獲麟後史書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不言殺宗豎者省文也鄭良霄事與陳宗豎同而經書曰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文不省者以大夫自外入國與國人討而殺之各是一義於經不得相蒙也劉侍讀嘗發此義計夫子改正舊史若此者多不言大夫惡之也補曰疏曰欒盈已發傳重發之者嫌與復入異故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補曰案中國諸侯葬有故則亦不日卒而月葬矣今云不日卒而月葬是不葬者傳專對許悼公爲說也許悼日卒而時葬明其本非弒當書葬者也蔡景不日卒而月葬明其實是弒所謂君卒而弒賊不討不書葬者也不得以他卒葬常例爲疑

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鄭嗣曰夫葬者臣子之事也景公失於民有民則罪歸於子也無子不可謂無民無民則景公有使父失民於子補曰春秋變史例而又自變其例者皆義之精也於魯閔之不葬蔡景之葬見之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補曰此澶淵王夫之洪亮吉以爲宋地洪引說文澶淵水在宋○糞異曰鄂本公羊無莒會不言其所爲脫也特增史文與穆成宋亂相似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補曰明與成宋亂各不同也不言以救宋災者以者內爲志之言以救宋災者內爲志之文此會文無內大夫故不言以其曰人何也救災以眾補曰案左傳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皆以大夫稱人明救災主用眾故爲眾辭也救災大事特著善文無嫌於爲卑者亦無嫌於略而貶之故稱人卽足顯其爲眾辭因以示義也左傳稱魯叔孫豹在會以情事度之魯必有大夫聽命經不書者方欲以眾辭一切稱人而於文不得言魯人又不得言叔孫豹會某人某人同於人諸侯以人公之例又

不得直言會某人某人同於盟齊內外皆卑者之文以其姬本魯女叔弓新往會葬魯大夫與於救災義在不疑故遂移會文於下全沒魯文也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償其所喪財故雖不及災時而猶曰救災

補曰何休曰更復也如今俗名解浣衣復之爲更衣文孫案周禮注更償也即檀弓庚宇國語漢書注更續也周禮大行人致禮以補諸侯之裁大戴禮同左傳曰侯伯分災禮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補曰

疏引徐邈云晉趙武楚屈建感伯姬之節故爲之息兵文丞案伯姬事至葬已畢公羊以此亦爲錄伯姬不可通於傳息兵不相侵伐亦不得以澶淵之會爲指實又此會無楚人徐說非也楊氏以澶淵之會句讀斷謂傳特連言之似得其解而牽合左傳士相晉國於今八年之交從二十五年爲始亦非也此傳八年謂宋盟後八年也言所以得優游暇豫爲此澶淵之會者以此八年中乃中國不入中國而中國夷狄各不自相侵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侵伐而滅入圍戰之事俱無尤可見也伐亦包之也但言無侵伐而全經十一卷從末有三年之外不見中國夷狄滅入圍戰侵伐之事者獨襄二十七年盟宋以訖昭三年絕無滅入圍戰侵伐之事昭元年雖有取鄆取邾二事而鄆近之爭曠遠之役固與諸滅人圍戰侵伐者異例君子作春秋愛民重眾而惡戰習亂既久則好始治故於澶淵特見善者乃善其不事兵戎同恤災患其事其時前後僅見也要之皆趙武屈建弭兵通好之力力如論語管仲之力周禮所謂治功曰力者用是又可知宋盟乃春秋所貴灼然著明劉敞說彼經云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皆用傳語甚卓識也漢有孔氏聘辭之書乃是會宋之時宋以折俎享趙武之禮孔子以其多文辭特舉而用之亦足見宋盟之事夫子平日所致意也左傳載宋子罕之言以宋盟去兵爲誣道又引詩美子罕非經義也傳特發此數語者以明君子書經用意深遠有文中之義又有文外之文前後相屬彼此相明者也齊召南解無侵伐八年得之而謂此傳是二十七年錯簡澶淵之會當爲宋之會失其旨矣董仲舒曰春秋論十二世之事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著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又曰不在經與在經無以異有所見而經所爲誠聖者之文也○劉敞安受其贅也如董生之言則知盟宋不言所爲而會澶淵言故牽合蔡事似是而非說見十二年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非正也楚宮別宮名非路寢補曰與臺下又異故重發之何休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案此卽左氏說

秋九月癸巳于野卒襄公大子補曰案左傳子歸之子毀也子卒日正也補曰嫌與子般同故傳發之以明昭之繼正疏曰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書非禮補曰杜預曰諸侯會葬非禮文丞案左傳稱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下大夫送葬自晉文襄改制君薨下大夫弔卿其葬事夫人薨士弔下大夫送葬所言當得其實也公羊於此無傳文元年叔服會葬傳曰其言來會葬何禮也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又於文六年注曰禮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五經異義許愼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文丞案此月者蓋爲下葬日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補曰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於雙聲疊韻相合疑左以莒語訓中國語也莒言買朱鉏卽本服虔論乘壽夢之說其說是也莒言買朱鉏赴魯改言密州

眉注坿列

第七葉五行自欒共子右祁子始見九行此與稱小子不同十行如穀梁子尸子皆是